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三

天津徐世昌

月亭學案下

月亭從游

侯先生康

侯康原名廷楷字君模番禺人道光乙未舉人幼孤好學喜讀史家貧無書母為稱貸得錢買十七史讀之所為文章仿南北朝體阮文達闢學海堂課士賞其文由是知名後乃研精注疏盡通諸經著春秋古經說二卷謂三傳經文頗有不同以左氏與公穀互校則左氏義長者多因參訂而排比之疏通證明有足補毛氏奇齡之春秋簡書刊誤段氏玉裁之春秋左氏古經所未備者又以禮與春秋本相表裏三傳中典制莫備於左氏



而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眾師較多偏駁因作穀梁禮證全書未竟僅存叢稿五十餘條其弟度釐爲二卷羣經小學亦皆有論說而於史學致力尤勤嘗欲仿裴注三國志例盡注隋以前諸史謂注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又異史例貴嚴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羣書大備注古史者遺籍罕存當日爲唾棄之餘今日皆見聞之助宜過而存之爲後漢書補注續一卷三國志補注一卷又以隋以前古書今皆亡佚致諸家著述湮沒不彰擬補撰後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十書藝文志而自注之已成者有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凡諸書已見本傳及隋唐宋志釋文敘錄者皆不著所出其采自他書或附傳者則著之而他書復有可考證者亦備錄

焉道光十七年卒年四十

參史傳

陳澧撰二侯傳  
嶺南遺書伍崇曜跋

春秋古經說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并其卷數亦分漢志載春秋

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

原注說詳四庫提要

今以

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以上三年

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

九年甲子晉侯侂諸卒公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

也然大要古經爲優而自漢以來卽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

十一年齊國弱賈逵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避實蹈虛尤好

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卽位爲公卽

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

屏棄弗錄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

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蠅則蝨之或體遯則速之籀文是也

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淪輸同訓黎耒同音郿  
微本一地厲賴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尙寡  
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  
氏動輒詆爲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刺取其義意可尋者疏  
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侈品  
部引次于囄北亓部引石尙來歸祿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  
互異今不復盡據爲定云

穀梁禮證

傳讓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古證曰公羊于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媵及  
適姪娣及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子死有母  
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云王后無適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是除立適之外概立長不復問  
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  
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爲夫人則  
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  
據左氏也若公羊謂桓母右媵貴當立非穀梁義也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體君  
故以子爲氏

證曰宋書臧熹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熹議曰  
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又云繫子爲佻兼明母貴  
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

臧熹此議引仲子專用左氏  
公羊說以爲桓母而此數語

則穀  
梁義

故顧氏日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晉簡文帝母鄭氏之  
佻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易象陰繫于陽春秋母繫



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僂妾不得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賄人之母則可賄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賄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咺歸賄未嘗失禮蓋仲子爲孝公妾則不可賄爲惠公母則可賄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僂夫人而君母與眾妾究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爲君則爲母無服但練冠麻衣緜緣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總是禮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僂夫人也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旣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卽徐

邈義

乘馬曰賄

證曰禮記少儀賄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賄執圭將命曰寡君  
某賄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是賄  
用馬也賄亦兼用車何邵公以無車者爲周制有車者爲春  
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雜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  
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賄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  
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喪禮賄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  
夫以上皆乘四馬按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  
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禮  
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  
駕一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

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賄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然自何邵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因之穀梁禮既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 衣衾曰襚

證曰禮記雜記襚者執冕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霑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乎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據此是諸侯相襚有冕服爵弁皮弁朝服乎端五等而說苑修文篇說襚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視雜記所云殊簡略

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褻衣獨文  
繡一襲雜記似爲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褻以後路與冕  
服褻得有後路者雜記疏謂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褻是也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引禮  
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  
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  
夫迎上卿臨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從禮戴及公羊傳說  
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章爲人君禮然則天子當  
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爲譏不得  
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亦諸侯親迎之明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



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  
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  
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  
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  
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  
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  
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  
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  
此或穀梁逸典與

傳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爵號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僭王者謂僭  
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僭王以發  
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  
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然則未畢喪統指三年以內注  
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言之實則旣葬仍不得謂之畢喪也  
左傳云王未葬亦是此義非謂旣葬卽可爵大夫也杜  
氏因以附會其旣葬除喪之說謬已眾著故不復論  
歸死者曰賄歸生者曰賻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賄鄭  
君注少儀賄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賻馬不入廟門  
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廣名饋死者謂之賄皆與此傳同  
而荀子大略篇賻賄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說苑修  
文篇云知生者賻賄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賄所

以佐生也又似賄非歸死者之名

白虎通引弔辭曰知生則賄其文本既夕記抱經堂

本于賄字下增賄字竊未敢從故不錄

攷既夕禮兄弟賄莫可也注賄莫于死

生兩施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賄賄知死者贈襚據徐彥疏

及穀梁隱元年疏所引則贈襚本作賄襚

賄訛為贈正如襄二十九年左傳釋

文賄一本作贈

是何亦以賄兼生死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

生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春

秋說題辭廣雅服子慎何邵公皆訓賄為覆當是覆被亡人

之意

本左傳疏

屬之死者僞名尤當矣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嫡長也

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膏肓云不以賢

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白虎通云會

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為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

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以長非穀梁義穀梁于庶子不分貴賤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是正此卽左氏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之說年鈞以德似與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可立而後出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膏肓云君之所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申左氏而仍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窒礙蓋擇賢之法必施于長鈞貴鈞兼者也

左傳第二云年鈞以德而文承王后無適之下則皆是庶子其貴鈞矣

而長鈞



貴鈞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

者長鈞而貴必不鈞同母者貴鈞而長必不鈞立子以貴不以長為異母

者言若同母自仍以長何注于雙生子亦分先後其意可知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

有不可強合于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為一誠不必也就二義

相衡公羊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為夫人猶特廟

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為夫人此公

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同宋書禮志四

載虞龢議孝武昭太后祔廟之禮云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

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晉書簡文

宣鄭太后傳宋書臧燾傳載徐邈臧燾議宣太后不宜配食

元帝亦引考仲子之宮爲證乃宋儒陳氏傅良謂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仲子之宮別廟非禮按陳氏所引喪服小記文泛指妾母非指庶子爲君者之母不得相難且即使指庶子爲君者之母而子在則立廟以祭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

本凌曙公羊禮說

于義自可兼通

妾祖姑無廟而得祔之者雜記上疏引庾蔚之謂爲壇祭之是也

於子祭於孫止

證曰公羊傳注亦有妾廟子死則廢之文是二傳義同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子子祭于孫止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又匡衡告謝毀

廟曰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

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

公子爲後卽此

傳之庶子爲君儀禮喪服傳所謂庶子爲父後者是也李奇解作去其所生而爲大宗之後非

是皆用穀梁

說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證曰公羊傳與此同注法八風六律四時白虎通天子八佾

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

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

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

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大夫士北面

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獨斷天子八佾八八

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

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皆同公穀義蓋今文家言左傳

及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俱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則古文家言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禮記云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

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今記無其文未知出何書

獨斷月令章句同出中郎而博采古今文蓋義可兼通無容專執也據白虎通

文則大夫以下無舞佾

注八人為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士其文與章句舉表

證曰白虎通公羊左傳二注皆以每佾人數如佾數穀梁傳

未有明文注但舉八佾之數不舉六佾四佾而首以八人為

列一語統之則似謂凡佾皆八人馬融注論語亦如是皇邢二疏

仍用何杜之說似非馬義宋書樂志一載太常傅隆說曰杜預注左傳佾

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



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  
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  
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  
其義甚允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  
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  
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  
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旣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大半  
非唯八音不具于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按傅氏此辯  
極詳明且可知范注上本服虔不可易也孔穎達申杜義謂  
女樂二八非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  
佾之樂賜魏絳按王逸楚辭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  
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韋昭晉語注云八人

六爲列備八音也則舊解皆以二八爲二佾

王逸引事微誤而解則不謬若

謂二佾非諸侯禮不宜賂晉者則歌鐘二肆亦是卿大夫之

判縣也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外事獨奏文樂

證曰此全用何氏公羊注文凡舞執干戚者武舞也

小則執干戈

執羽籥者文舞也佾則文武之舞皆有之故言佾則干舞亦

在內無以見其獨爲文舞此釋經不言六佾而言六羽之義

也若然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大武者

武舞大夏者文舞似八佾專用之文舞者彼注云文武之舞

皆八佾互言之耳

唐會要卷三十二載韋萬石奏曰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

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儒

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誅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據此是大濩者武舞也而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與此注不合竊疑此注固未當也韋萬石所引儒先之說出五經通義見藝文類聚又白虎通亦有此說而文殘闕不完抱經堂本補足之其論最精周家以武得天下故舞樂重武而輕文明堂位祭統皆先言舞大武後言舞大夏且舞大武用冕服舞大夏用皮弁尤重武輕文之明徵周先妣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為王業所由基自宜用其所重若仲子妾母耳禮可從殺故獨用其所輕非以婦人無外事也如注言則姜嫄與仲子同是婦人不應文武異制矣

經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姊至此歸者待年于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



證曰左氏公羊注皆同以爲待年而不言非禮白虎通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說媵得待年故何注無貶辭此注譏其非禮于穀梁無文恐是范氏禮例耳非必穀梁義待年之說當從白虎通若然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又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爲嫡罪者彼媵年已及期而嫡妒忌不與偕故其後也悔若年幼而待年固無嫌也

邠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



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證曰此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而許君從之者也異義別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此許所不從鄭君無駁意亦同許孔氏廣森

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覲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

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爲

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

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橐穀而已蓋陰破許君之疑

何據泰山下湯沐之

邑故祇云東方二州若朝宿之邑共千八百國亦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

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

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

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按此論受邑之制尤詳因備錄焉衛康叔以懿親而兼懿德故亦受賜如魯鄭矣

誥誓不及五帝

證曰僞古文大禹謨有禹誓師事彼疏云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楊士勛此疏亦引大禹謨文

而釋之曰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徂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  
帝按此二疏皆不知大禹謨之僞從而爲之辭者也孔氏并  
詆穀梁妄言尤謬司馬灋天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  
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  
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于夏商周皆言誓于虞獨言戒是卽誥誓不及五帝之明證  
或據墨子兼愛下篇云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  
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僞亂蠢茲有苗用  
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僞古文實本墨  
子然墨子非紀事之書容可以後世名僞加之前代若史宜  
紀實不得漫云誓也

班固典引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  
儀誥誓所不及已正用穀梁文

盟詛不及三王

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覲禮祀方明爲疑楊疏云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秦氏蕙田云古者諸侯盟禮皆因朝覲天子而後修之以獎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

之論非古無是禮也其說皆極有義

惠氏禮說謂秋官之盟五帝用之虞禮六宗周

祀方明一也以六宗爲方明恐非定論不敢從

然竊謂二書與穀梁本未嘗相違也

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正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檀弓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

淮南子汜論訓殷人誓周人盟鄭注似本此

疏穀梁傳云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



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蓋亦以周人作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義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至水經河水注云周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尙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按此說殊附會孟盟古多通用孟豬亦作盟豬豈又因同盟得名耶

公羊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亦指三王時

### 交質子不及二伯

證曰尙書大禹謨疏云穀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按五帝三王皆天子則誥誓盟詛不及當統天下言二伯僅諸侯則交質不及宜獨据其身不得以周鄭相難也荀子大略篇亦有穀梁此三語二伯作五伯當謂夏昆吾商豕彭大韋周齊桓晉文若據春秋時五伯

則楚莊王伐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不得云不及矣

傳南氏姓也季字也注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

證曰氏以爲姓三代以下盡然春秋時似未聞也南季當是以姓爲氏非以氏爲姓通志氏族略有以姓爲氏一條所引證諸人在春秋時者有姚句耳子鉏商雖無以必其出自虞舜殷湯然要爲持之有故又漢藝文志儒家類有芊子十八篇七十子以後人此以芊姓爲氏也潛夫論志氏姓篇謂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此以祁姓爲氏也鄭君駁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司馬貞釋之謂五帝本紀云禹姓姁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夫舉姓而下配以氏字可知古人姓氏容有合而爲一者然則南氏姓猶云姓南氏耳古人名字上皆繫氏不繫姓南雖本是姓而其後

既爲氏則下可繫字曰南季矣或曰古人氏族謂之庶姓禮

記大傳其庶姓別于上注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疏云

庶姓眾姓也則氏族之謂也據此是氏亦可僂姓氏猶氏

族二字祇同一義似亦可備一說也

大傳疏又云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

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然則姓可僂氏氏亦可僂姓

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

類以除邦國之慝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脈以交諸侯之福賀

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

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蓋所未詳

證曰此范據五經異義文也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

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從周禮說鄭君無駁意亦同

許然據此知公羊與穀梁合而何邵公注天王使凡伯來聘

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僭臣受

之于太廟則亦不從公羊說

何注與周禮又微異蓋周禮以下聘是常典何注以下聘爲異

數

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墨守也秦氏蕙田云穀梁說于

禮無據范氏證其非可謂不易之論矣特以時聘殷頰爲天

子下聘于諸侯則非蓋周官之閒問卽天子下聘之事對文

則大曰聘小曰問散文言之則問卽聘也時聘殷頰自是諸

侯聘于天子不容混而一也按此條疏剔尤細第范意當亦

以閒問爲下聘非以時聘殷頰爲下聘連引禮文語偶未晰

耳

後人主穀梁之說者若胡氏安國云隱公卽位九年于此而

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

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



斯以爲不正乎按傳泛言聘諸侯非正不專斥聘隱則胡說  
非也又萬氏斯大云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大行  
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東遷王  
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  
按傳先釋聘爲問而後言其非正則非無聘有問可知萬說  
亦非也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證曰諸侯相朝之期周禮大行人以爲世相朝襄二年左傳  
亦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合然周禮第  
舉其大者言之此外仍有五年一朝之法昭三年左傳昔文  
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王制  
注謂此晉文霸時所制然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

四王一相朝也曹劌在晉文前且僭爲先王制則非始自晉  
文又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  
命古之制也鄭君疑是夏殷禮意春秋之初大國有援此禮  
以徵朝于小國者及晉文勦霸以往來太數因復周禮五年  
之舊而子太叔遂專屬之文襄耳

曹伯朝魯在晉文後而猶五年再朝者彼疏謂或從

時令或率舊章是也

至成十二年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不言朝期而第云閒于天子之事蓋周公制禮雖  
定爲世朝及五年一朝而或王事靡盬則可俟他年具見古  
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卽成十二年左傳  
之說其實朝期仍當有定也但穀梁朝期于傳無徵故祇據  
他經傳釋之當亦不相遠耳

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

王

證曰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詩無衣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白虎通爵號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皆謂諸侯襲位當受國于王也

子既死父不忍僭其名臣既死君不忍僭其名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僭名左氏穀梁說既沒僭字而不言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僭其字許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僭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

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  
按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佻諡若字此蓋因人君不  
忍佻名故士亦以諡若字爲佻是亦穀梁說之一證也

傳孔氏父字諡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諡

證曰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杜注從字字句  
絕哀十六年左傳疏引鄭康成讀則從諡字句絕儀禮少牢  
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  
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細審傳文及禮注似展卽無駭  
字杜預謂無駭公子展孫未知所本如其說則展是名非字  
且是王父之名傳當顯言之今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則是  
無駭字可知無駭字展卽諡展因以爲族不然羽父請諡與  
族曷爲但賜族乎此字諡之一證也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誅



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哀十六年左傳疏駁鄭注謂禮記惟說誄辭不言作諡然誄之訓諡見于說文曾子問注引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于南郊論衡道虛篇誄生時所行爲之諡是誄必有諡甚明孔子固以字爲諡者也唯以字爲諡故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後魏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皆不敢舍尼爲諡此字諡之又一證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古人訓諡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其諡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禮然亦唯天子得司之若侯國卿大夫旣卑不得請諡于王其君又未敢

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眾仲曰諸侯以字爲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卿大夫亦以行制諡唯宋大夫孔父字諡哀公誅先聖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諡孔父之法諡之嘗攷列國之臣見于左傳者唯宋卿無諡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言某父悉以字諡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諡于周而其國中自秉殷禮按此說甚剗而確蓋此正是殷尙質處然則孔父字諡亦沿宋國舊章范氏謂因有死難之勳恐未必然傳文氏字當依段氏玉裁說以爲衍文

冕而親迎

證曰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

鬼神之物所以重之親之然則冕而親迎天子諸侯大夫統  
此矣但冕服之差等賈孔二疏不同郊特牲玄冕齋戒鬼神  
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疏云士  
昏以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  
俱玄故總稱玄冕也哀公問疏亦云冕而親迎天子則衮冕  
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以此  
二疏言之則上公親迎用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  
卿大夫玄冕此一說也賈氏士昏禮疏則謂孤卿大夫士爲  
臣卑故攝盛服助祭之服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  
服五等諸侯玄冕家祭則親迎不過玄冕惟天子服衮冕卽  
引郊特牲玄冕齋戒句爲證此又一說也然如賈說則自五  
等諸侯與卿大夫皆無別且賈先言有孤之國孤絺冕無孤

之國卿絺冕後又云孤卿雖絺冕助祭親迎亦用玄冕臣不得過君故也是自相違背如由前之說諸侯玄冕親迎而臣反絺冕必無其理由後之說孤卿既不用助祭之絺冕又不  
用家祭之爵弁元端而用玄冕亦殊進退無據賈徒泥玄冕  
齋戒一語致此轆轤而孔氏已早爲釋之則謂諸侯以下皆  
用助祭服無可疑矣若然天子與上公同衮冕仍復無別者  
此亦窮于禮之不得不然固勝于公侯卿大夫全然無別者  
也下文八年楊疏亦同孔義而未取賈孔二疏詳辨是非故  
今具釋于此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

證曰左傳云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  
孔氏廣森云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田經書



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

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據此

諸說是正月本當言狩而云用冬狩之禮者蓋范意以穀梁

時田皆用周正不用夏正時田之例傳無明文而略見之于

時祭

說詳下八年

此穀梁之不同左氏者雖其義視左氏為短而

家法實如是不可強合也若公羊注亦譏此狩不時而謂當

用夏之孟冬又別一義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

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

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若然周禮獨

于夏苗冬狩言享祔享烝者彼是因田而薦非宗廟正祭特

以時當夏冬仍蒙禘烝之名耳若宗廟正祭則四時皆取之  
于田不獨冬夏卽下文一爲乾豆是也

春日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田取獸於田因爲苗除害故

曰苗蒐擇之舍小取大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證曰公羊無夏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

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日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何

氏穀梁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

君釋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

按當作殷周之禮

詩云之子于苗選

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

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

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

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公羊善于緯故

中多緯書說不如穀梁為時王正禮左傳爾雅太平御覽引

韓詩內傳皆四時田但稱名與穀梁異耳隱五年左傳疏云

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

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

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盧氏文昭校本

擇下有去字以本疏下文觀之作擇去者是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

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攷白

虎通多公羊家言而此獨從穀梁以其義本勝耳周易解三

日月卦曰田獲三狐巽七月八月卦曰田獲三品屯十一月十

二月卦曰即鹿无虞此著三時田也師比皆四月卦曰田有

禽曰王用三毆此著苗田也文王作爻辭當用殷禮而夏亦

有田知此制殷周同矣田苗蒐狩之名義宜從白虎通蓋彼

既述穀梁則所傳者或穀梁師說而隱五年左傳疏譏之謂  
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  
肥不知班固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苗之爲擇猶關雎傳  
訓芼爲擇說苑修文篇苗者毛取之何氏公羊注苗毛也明  
當毛物取未懷妊者彼雖以苗屬春與穀梁不同而解苗字  
義則同至蒐之爲索亦是常訓杜預注左郭璞注雅因傳文  
言春蒐故謂索取不任此傳言秋蒐故謂蒐索取肥皆因時  
立義又安見秋獸之必盡肥乎范注舍小取大與班固略同  
惟以苗爲爲苗除害則本杜預郭璞若鄭康成孫炎解苗謂  
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此又別一義

文鈔

見學海堂文集

雅詩多言文王少言武王解



漢儒多言文王受命僖王應劭風俗通始有異議至宋儒而力

闢其非今以詩大小雅攷之知受命僖王之說不誣也二雅敷

陳王業論時代則武王較近論功烈則武王尤隆宜多言武王

少言文王乃今小雅文王詩九鹿鳴至武王詩僅四魚麗南陔

大雅文王詩八文王至武王詩僅二下武文則曷以故蓋周不

以武王為開創之主而以文王為開創之主者也文王實有創

制顯庸之事非武王善則僖親姑奉以美名者也文王受命詩

與序皆有明文然或謂受命為西伯或又謂積德累仁海內歸

往是為受命作周則固無以斷其改元僖王也見于諸緯書者

改元僖王歷歷可徵矣詳大然猶以為識緯不足據也見于史

記三統厯者在識緯未與與未盛之前宜可據矣然猶恐駁而

不純也見于逸周書尚書大傳者幾于純矣然猶曰非正經也

則請仍以大小雅證之使受命僭王之說明則多言文王少言武王之故亦明伐木詩陳饋八簋傳天子八簋按天子族食之禮無文可攷據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亦八簋者彼食聘賓用太牢禮隆此食族人用肥牡禮殺又以秦風權輿詩參之諸侯食其大夫四簋彼是常食若禮食當有六簋則天子禮食當八簋今文王已用王制證一也天保詩禴祠烝嘗按夏殷時祭之名春禴夏禘周始改爲春祠夏禘今既易其名則在改制之後證二也天保詩又云于公先王與史記言文王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合中庸所言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改葬耳二代追王旣在文王時豈有文王不自王而王其祖父者乎證三也文王詩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傳裸灌鬯也周人尙臭則是時已改殷人尙聲之制苟未僭王安得議禮證四也

文王詩又云常服黼舄傳舄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日冕箋云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蓋是時周已改舄爲冕而仍聽殷士服舄故詩特咏之猶有客詩云亦白其馬苟未僮王安得易服證五也棫樸詩薪之櫛之箋以爲祭天或疑箋與傳異不可從然春秋繁露郊祭篇云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櫛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是鄭義本董江都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周文武郊于豐鄙吳大帝譏爲俗儒虞喜申匡衡義卽以棫樸詩證之苟未僮王安得行櫛燎之祭證六也棫樸詩又云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攷白虎通亦以六師爲一萬五千人鄭蓋祖其說然據鄭志則仍以六師爲六軍與傳同苟未僂王安得備軍旅之盛證七也皇矣詩是類是禡禮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若諸侯則但宜社造禰不得行類祭而文王行之非僂王而何證八也旱麓詩清酒旣載騂牡旣備白虎通曰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按湯伐桀告天猶用立牡仍是夏家之牲以時未僂王故也今文王不用殷牲易白爲赤非僂王而何證九也靈臺詩經始靈臺白虎通云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攷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曰經始靈臺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



不得觀天文無靈臺而今文王有之豈復侯制乎證十也靈臺  
詩又云於樂辟靡禮王制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頌宮注于上文  
小學大學言殷制則此亦殷制可知正文正爲殷諸侯若遵侯  
制豈得名辟靡乎證十一也文王有聲詩築城伊滅作豐伊匹  
傳滅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  
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  
小于天子之制按都城之廣狹周禮典命與匠人殊鄭注書大  
傳兩解之此注則從典命以命數爲節上公九里天子則當十  
二里今祇十里故云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以文王之囿參觀規  
制正同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穀梁注引魯詩傳天子  
囿百里諸侯三十里今文囿方七十里亦是大于諸侯小于天  
子此文王以紂尙存之故稍自引避使非受命僭王則自有侯

國常度何必損益于二者之間證十二也他如武王夢齡之對  
僂文王爲君王公羊釋春秋王正月爲文王正月散見諸經傳  
者尙多或曰紂未滅而周僂王不幾僭乎曰封建之天下與郡  
縣之天下異也古者王畿千里爲天子國畿外分封諸侯爲侯  
國天子不得治之惟天子有道諸侯咸朝是謂有天下若號令  
不行于天下則祇可謂之有國勢與諸侯等故黍離降爲國風  
而周鄭交質左傳亦僂爲二國也王政不綱生民塗炭有能行  
仁政而王者天下歸之不以受命爲嫌非如郡縣之世天下奉  
一共主朝政雖紊而草澤崛起者皆難免逆叛之名也故孟子  
與齊宣梁惠言治皆力勸之行仁政王天下若不復知有周天  
子者然卽文王僂王之說也且唯文王僂王武王繼之復受天  
命故可奉辭伐罪孔檢討廣森曰以周王伐殷王則可以西伯

清傳身名二下三三三  
三  
伐天子則不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是故未克殷先稱王似逆而實順也謂不克殷不敢王者似恭而實僞矣然則子何以稱其事殷曰事殷者不滅殷也既不滅殷則貢獻之節亦或時至且制度亦每降天子一等如築城伊滅之類是卽服事殷也蓋嘗論之王道莫大于改正朔易服色城郭都邑之制祭祀燕饗之隆盛三雍之上儀行六軍之天討而其事皆起于文不起于武故曰周以文王爲開創之主皆實有勅制顯庸之事者也如此則大小雅多言文王少言武王也固宜

鄉飲酒賓主坐位解

鄉飲酒賓主坐位皆正席無可疑者故禮記鄉飲酒義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儀禮鄉飲酒註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眾賓於賓席之西

此正席之明文也然禮記鄉飲酒義又云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儀禮鄉飲酒云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則又似乎側席方氏懋陸氏佃主之後世遂沿爲側坐相向而不知二者未始相違也萬氏學禮質疑云前章言其方後章言其鄉蓋賓南鄉則是坐北也而東北西北皆南鄉其文不明言西北則其方定矣介東鄉則是坐西也而西南西北皆東鄉其文不明言西南則其方定矣推之主人之東南僎之東北皆然記文並非以爲側坐古人坐席未有不正者試以他禮證之鄉射之賓主猶鄉飲之賓主也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大夫若有尊者席於尊東則皆正席也大射之賓



主猶鄉飲之賓主也大射儀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  
設賓席於戶西南面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  
東上皆正席也燕禮之賓主猶鄉飲之賓主也燕禮司宮筵賓  
於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卿席設於賓左東上  
大夫繼賓以西東上皆正席也又嘗就升席降席之儀旁證之  
凡升降席必有其方席正鄉則升降之方亦正席側鄉則升降  
之方亦側今攷鄉飲酒賓升席自西方主人獻賓賓降席注云  
降席席西也則賓升席降席皆正西方其席之正南鄉可知也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其席之正東鄉西鄉可知也  
鄉飲禮不言僎升席降席以鄉射禮參之鄉射禮注大夫升席  
由東方其席亦正南鄉可知也若然主西面介東面賓僎皆南  
面惟東北西北爲異則是三面耳而云四面之坐者賓僎旣分

東北西北卽可云四面不必泥於一南鄉一北鄉也孔疏云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說得之江氏慎修羣經補義及鄉黨圖考謂本無四面象四時之說作義者以臆說禮云云亦似過拘江氏又謂鄉飲酒之席賓居戶牖間爲室之正中眾賓席不相連而在西介次賓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所謂僎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俟賓介正禮畢而後入座於尊東南鄉與賓夾尊旣不僂正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僎皆坐位當如此作鄉飲酒義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於西北夫賓位在正中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通一堂言之賓何嘗在西北云云其言主人介僎坐席皆是惟言賓位在正中顯與記文背夫江氏不信記義而經又無明文則請仍以大射燕禮例之大射與

燕賓席皆在戶西戶者室戶也三分其堂室之戶牖在堂中而戶又少東牖又少西故戶牖之間爲正中今不言戶牖之間而言戶西則偏於西矣或疑偏於西當言牖西今祇云戶西戶西卽牖東當仍是正中耳不知古人敍宮室之制多言戶少言牖言戶西可知亦在牖西不然大射與燕之賓皆人臣也君席阼階上西鄉而臣儼然南面居中於禮安乎惟在西北則不失其尊而無干位之嫌以大射燕禮例鄉飲知賓亦非居中也或又曰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則注以鄉飲爲位戶牖閒矣鄉飲酒注言牖前當亦謂正中然鄭氏以大夫士無左右房東房西室則房戶之間爲中戶牖之間正是西北今從萬氏斯同江氏慎修之義大夫士亦有東西房則不得云戶牖閒矣或又曰賓席已在西眾賓之席又相繼而

西皆不屬焉若眾賓多則西北一隅迫狹恐不能容曰大射儀云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謂小卿大夫多南面不能容則轉而東面北上大射之小卿大夫如是卽鄉飲之眾賓亦必如是也或又疑賓席東上是以東爲貴也今不坐賓於東北而反以坐僎恐失尊賓之意惟賓位居中爲最尊而僎與眾賓居左右位置適宜矣然周禮黨正飲酒於序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祭義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鄉飲酒禮遵席於賓東注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是僎有不齒之敬故特優之且來否未可知故虛左以待卽來亦俟賓主正禮畢未來以



前仍無碍賓之尊如江氏說僎與眾賓夾賓左右則是與眾賓齒矣據此諸義賓坐西北記文不誤僎雖有無來否不定然禮必當兼數之卽以爲象四時亦復奚嫌此江氏駁記文之說而反誤者也其不以爲側席則定論此在唐宋諸儒皆如是解惟方氏陸氏始爲異說學禮質疑謂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圖式與經注同二十二年更定則如方氏說其亦當時議禮諸臣不學之咎也夫

爾雅足以辨言說

孔子教魯哀公曰學不可以小辨曰小辨破言又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蓋雅者正也卽子所雅言之雅夫子設科教亦多術而必要於詩書執禮之正言故曰雅言邪說淫辭何代蔑有而是書綜絕代之離辭合殊方之異語一歸於正故曰爾雅

雅訓卽古訓字義以最古者爲最正若釋名廣雅所載有不盡  
根據古義者況其他乎夫子與子路論爲政之要亦曰必也正  
名鄭康成論語註名謂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按後魏書世  
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詔書引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  
書表隋經籍志小學類俱引必也正名之語又六書創自黃帝  
故禮言黃帝正名百物隋書文學傳載潘徽作韻纂序亦云正  
名百物則正名二字決當依鄭註名正則言順名之必可言言  
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足以辨言之說也夫  
子之對哀公與誨子路無異道也尹吉甫美仲山甫曰古訓是  
式出納王命其最著者也然卽士言之則學順辨言以遂志長  
民者必以此通於政事也

附錄

先生尤好左氏傳謂近儒多尊賈服而排杜氏集解然杜固有勝賈服者儒者說經當求心之所安毋徒博好古之名欲著書持其平而未就於穀梁禮證外又考漢魏六朝禮儀貫串三禮

著書數十篇

陳澧撰  
二侯傳

先生爲人孝友惇篤性兼狂狷不治家人生產至不識算子惟以授徒自給體羸弱不離藥物讀書恆至深夜頗以此致疾由優貢登鄉舉會試歸卽發病逾年遂卒

同上

陳蘭甫曰余與二侯君情好最密計自弱冠得交君模始知治經是吾師也子琴則同志曰友者也君模死余爲傳哭其殯而焚之子琴死乃爲合傳

同上

侯先生度

侯度原名廷椿字子琴康弟道光乙未與兄同榜舉人以大挑

知縣分發廣西署河池州知州詰姦除暴有政聲咸豐初助守  
桂林禦賊頗著勞勩五年以病乞歸甫抵家遽卒年五十有七  
爲人靜樸和厚經傳洽熟與兄齊名時稱爲兩經師尤長於禮  
學嘉興錢給諫儀吉稱其墨守高密熟讀深思實有心得兼通  
算學所著書遭亂散失惟說經數篇刻入學海堂文集云

參史傳

陳澧撰二侯傳

衍石齋記事續稿

文鈔

見學海堂文集

幽風物候較遲解

傳箋於幽風物候遲於月令者謂是晚寒所致頗可疑如謂雖  
晚猶寒耶則惟于耜納冰兩條於義可通其他皆非因寒氣晚  
退而然也如謂晚節而氣寒耶則孫毓謂熱鄉乃晚寒何以幽  
地正月始納冰三月倉庚始鳴溫氣反遲於中國且九月授衣



九月肅霜與中國同則寒來亦非晚矣如謂晚溫亦晚寒耶則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當早也然則當何以解之曰古來紀物候諸書如夏小正易通卦驗不合月令者多矣桃始華鷹化爲鳩月令在仲春夏小正在正月豺祭獸月令在季秋夏小正在十月雁北鄉雉雊月令在季冬夏小正在正月此夏小正之異也魚上冰月令在孟春通卦驗爲仲冬候倉庚鳴月令在仲春通卦驗爲孟春中氣始電月令在仲春通卦驗爲孟夏候半夏生月令在仲夏通卦驗爲季夏中氣土潤溽暑月令在季夏通卦驗爲仲夏中氣此通卦驗之異也又其中有似異而實非異者如鴻雁來玄鳥至蚯蚓出鵙始鳴反舌無聲腐草爲螢鷹乃祭鳥爵入大水爲蛤虎始交雉雊雞乳月令皆在前一月通卦驗皆爲後一月節氣夫中氣不可移而節氣則下月可移於上

月故雖異而實非異也今以此例推之幽詩假令倉庚鳴於穀  
雨節則言二月三月皆可也隕穽穫稻值立冬節則言九月十  
月皆可也叔苴值寒露節則言八月九月皆可也納冰值立春  
節則言正月十二月皆可也是此五事不必疑也七月鳴鵙較  
遲二月不得援此爲解然伯勞本以夏至鳴冬至止則自五月  
至十月皆有鳴鵙月令紀其始幽風舉其中此亦如夏小正兩  
記隕麋角前記其陽氣始動後記其陽氣且睹同出一書豈得  
謂寒燠異氣乎是此一事亦不必疑也陳氏啟源曰季秋入室  
季冬修耒耜言出令之始耳踰月而民畢從令理或然也今攷  
漢書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  
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  
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是則幽

風所云蓋畢出畢入之時也且以于耜舉趾言之農時之早晚齊民要術有上中下三時農桑輯要引汜勝之書言種無期因地爲時幽秦相去數百里天時未必有早晚之異地利則或有高下之殊矣以入室言之九月收斂未畢何遽得深藏不出班固以爲習禮文尤非冬不可瓠葉箋云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然則入室實改歲以後事而月令爲豫戒民之辭無疑矣仲冬大閱乃周公制禮所定公劉當夏之時未必與周同制卽云夏小正有十二月王巡狩之文而天子又未必與諸侯同攷太平御覽時序部引禮月令云十二月之節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角力天子厲飭執弓挾矢以獵修祭禽之禮則大閱固有在季冬者禮文殘缺得此一證亦略見遺制矣統而論之傳箋疏所舉九事皆非必晚寒所致故略爲釋之



如此

水屬不理孫解

考工記匠人職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兩言不行必非一事可知鄭注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按鑿龍門與播九河兩事各判鄭意當以鑿龍門爲逆防播九河爲不理孫曷言之漢賈讓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水經注云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據此則龍門當水行之路故禹鑿之使通矣然當日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則山陵亦在巨浸中龍門底柱雖高廣非能隔斷水路使絕不相通其所謂當路者不過當其去路故至橫決非能當之使不行也蓋水勢雖洶涌無涯而實有其所行之路卽如濟水已入于河宜與河水合一乃並流



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而溢爲滎緣濟水與河水各有所行之路故能已入復出由是觀之則凡水皆有所行之路卽是地之脈理一爲山陵所阻必致決溢呂氏春秋愛類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水孟門大溢逆流此逆流卽是逆地防而流足與此經相證自其可見者言之則曰逆流原其本而言之則曰逆地防耳說者乃謂水爲山陵所沮則不行必周視可施人力處而迂曲以行之誤矣注云不行謂決溢也則不行非止而不行之謂謂決溢而橫流也孟子水逆行亦是逆地防而行非能水逆而上行亦可相發明若迂曲以行水自能之何待人力與鄭注引鑿龍門之意不合況水爲山陵所沮自不能行何待作經者諄諄示人乎至於理字當作條理解易繫辭傳俯以察於地理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中庸文

理密察注理條理皆無異訓蓋水勢太盛不分布之使有條理  
雖順流而下亦易於橫決鄭注九河旣道云河水自上至此流  
盛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顧景范川瀆異同云黃河  
自鞏洛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  
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  
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是播九河者爲  
其太盛非爲其不順也然未有不順而可行水者故此經又言  
孫耳不然水之就下夫人而知豈有造溝而使水行不順者況  
禹治水何一非順而行之而注獨引播九河爲證乎蓋水逆地  
防如龍門未鑿水未嘗不行而有橫流之害水屬不理孫如九  
河未播水亦未嘗不行而有壅潰之虞故皆謂之不行若果然  
不行則當云凡溝逆地防則不行水屬不理孫則不行如函人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之例不當云謂之不行也考工記凡云謂之者有二例其一是名號之稱如玉人謂之桓圭謂之信圭鳧氏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之類是也其一是事物之理如此經及輪人謂之轂之善謂之輪之固輶人謂之無任車人謂之中地之類是也釋其文義皆不可以則字代蓋逆防與不理孫非不能行實不可行自水言之當曰則不行自理言之則曰謂之不行此與下文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相似既云任索約則非無任可知若自版言之當云大汲其版則不任而云謂之無任者亦以理言謂有任如無任也輶人謂之無任義亦相同故知此句不行是明其理非指其事觀注解爲決溢則非眞不行可知矣或疑經言造溝而注遠引禹功小大不倫不知造溝之事經傳罕聞故引禹治水事以證之舉大以

明小也其實匠人之法皆神禹之法蓋立法期于盡善造溝本以行水今以治水之法爲之必無遺憾此考工一記所以足補周官之闕也又何疑於鄭之遠摭乎

### 宗法攷序

宗子之義見於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而鄭注未詳以致後儒紛論無所折衷有謂別子爲妾子者有謂別子爲專指次適者有謂別子爲專指始封君之次適者有謂繼禰爲繼別子之弟者有謂繼禰爲繼繼別子之弟者至別子之所自出則尤無定解或以爲別子所由來或以爲別子之先君或直刪其字或含混其辭皆未能精審今取小記及大傳之言宗法者數條略爲疏解專宗鄭義間有發明使宗子之法釐然可攷併取後儒異同之說條論其得失焉



宗法補圖序

程氏瑤田宗法小記有大小宗本支相承世次表已極詳明惟於別子一世未見解釋其意殆從孔疏第二子以下並爲後世始祖之說而絕無一語及之亦其欠闕處又於表中別子之第三世下云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之爲吾祖者所自出者其身也據此文義是繼別子之所自出爲第四世矣又云別子世適相繼不一人皆爲別子之所自出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指此曰大宗之子而言之也不指大宗而指大宗之子似亦未合上云繼別繼禰下云繼高祖皆指宗子不應此句獨指宗子之子也又云此人之所出自其別子今繼其別子而爲一族羣弟之所宗經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而祇云繼別子文不成義當於別子之第二世云此爲別子之適子卽所謂別

子之所自出者自後世適相繼亦皆爲別子之所自出又於第三世云此亦爲別子之所自出而繼其第二世之爲別子之所自出者自後世適相繼亦皆爲繼別子之所自出記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謂此若曰其父之所出自其別子今繼之而爲一族羣弟之所宗如此則文義了然矣今并取經文所未明言而旁見於注疏中者爰爲補圖之如左

梁先生廷枏

梁廷枏字章冉順德人道光甲午副貢生官澄海縣訓導先世好聚圖籍先生少孤性穎悟成童時卽盡讀父書下筆有奇氣稍長益肆力於學阮文達督粵時深爲器重嘗讀書訶林見兩鐵塔題銜覈與吳任臣十國春秋多不合乃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著南漢書十八卷南漢書考異十八卷南

漢叢錄二卷南漢文字略四卷網羅散佚鉤稽異同論者謂足  
與馬令陸游南唐書並傳道光中葉海氛不靖大吏聘修海防  
彙覽乃採集海外舊聞著粵道貢國說六卷耶蘇教難入中國  
說一卷蘭崙偶說四卷合眾國說四卷侯官林文忠則徐自兩  
湖移節來粵耳其名下車拜訪詢以籌防守戰事宜先生爲規  
畫形勢繪海防圖以進後歷任粵督者並聘入幕中襄辦團練  
咸豐元年保薦內閣中書加侍讀銜十一年卒年六十六他所  
著有論語古解十卷南越五主傳三卷碑文摘奇一卷書餘一  
卷金石稱例四卷續一卷蘭亭考二卷澄海訓士錄四卷夷氛  
記聞五卷東行日記一卷東坡事類二十二卷書畫跋四卷鏡  
譜八卷藤花亭文集十四卷詩集四卷曲話五卷江南春詞補

傳一卷

參史  
傳

論語古解自序

今夏溫論語畢取自漢訖唐三十餘家之說摘與朱子集註異者依次排纂彙得十卷名曰古解既卒業客見而詆之曰集註純粹精當今所引乃與之異不蛇足與古將奚益廷柎曰不然朱子之撰精義也或問凡說之行世而不列此者皆無取已乎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特所以求聖賢之意在彼不在此推斯言而論諸儒之見雖非盡大醇無疵然未嘗不足爲學者廣見聞之一助況其中又多可與宋儒互相發明卽科舉家亦所不能盡廢非若孫氏示兒編鄭氏意原等書之務求新別去旨益遠者比且江大和所集十三家中如衛瓘繆播樂肇郭象李充孫綽各有專著而不傳其散止見於皇氏義疏顧其書復佚在南宋集註已無從徵引國朝竹



坻西河兩先生羣經博極考據獨未獲一見皇疏而詳論之幸  
際休明久遠湮沒之篇應運復出自宜合之漢唐諸說薈萃成  
書存古義之一綫用彰稽古右文之盛豈可因有異朱註而概  
等弁髦乎客曰誠哉是言遂書爲序

南漢書自序

南漢偏國短祚值干戈俶擾少載筆之士紀纂荒缺胡賓王興  
亡錄久佚不傳周克明撰國史未竟粗具崕略者宋路振九國  
志國朝吳任臣十國春秋而已吳書惟南唐吳越較詳南漢紀  
傳事蹟旣不能悉備踏駁尤復錯出近人南漢春秋又止錄吳  
氏舊文故千餘年來勒爲專書如馬陸之南唐錢氏之備史曾  
未之見廷枏少寓訶林拓讀兩鐵塔題銜核與吳書多不合是  
時已思別著成一家言方爲科舉之學因循弗果近此數年繙

閱藏帙遇事涉南漢者輒首尾錄存巨冊今秋歸自五羊杜門  
卻客取所積薈萃而條理之釐爲十八卷考異卷如其數而義  
例附焉大抵根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事同則  
採其古事異則採其詳說有不可通則旁推曲引務求必當至  
單詞片語散存羣籍苟於史例無害亦並綴補靡遺蓋三月內  
寢食以之矣廷柑學識夤陋所交半隔關河無從商榷先世籤  
皮未富祕籍又鮮新收欲從久遠殘缺之餘摭拾網羅挂漏誠  
不能保自茲以往當以續得更爲補編使其事實燎然共知興  
霸之由與敗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獨資考證廣異聞已也若  
夫一事而牽涉數人雖以所主分詳略而敘次究不得不複固  
古史所難免書之病殆不在此撰成次其目如左

金石稱例自序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三  
古人最重稱號之學爾雅廣疏風俗通方言詳矣盡矣然非今  
昔互殊卽南北迴別著諸文字返見拘迂至有壽世母而稱嬪  
傳藝林之笑柄者稱謂之間習焉不察博雅君子將且譏詆於  
其後然經史冊籍日資翻閱尙易參稽金石則散落山水荒僻  
或古所存而今已亡或前未見而後始出拓藏未富則證據益  
難金石稱例之所緣起也顧金之爲物有用易燬皇祖伯考之  
屬存在識銘僅偶一見不若碑誌之堅好尙有文義可尋蓋石  
多而金少自來著錄家類然矣春來無事發閱藏碑積爲此帙  
區分七類始三代迄五季而止每條先標大意證以原文數語  
泐者缺之他書可考者補之中有互證發明者附以按語別之  
此又例中之例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四

天津徐世昌

鑑塘學案

鑑塘耆年篤學於六經四書俱有纂述而研究古史致力尤深自開闢以至戰國之末其閒時事及世次年月皆詳其異同得失貫串成書凡考秦漢以前紀年之作者其詳博殆無以過之述鑑塘學案

林先生春溥

林春溥字立源號鑑塘閩縣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充順天鄉試會試同考官以父年八十陳請歸養遂家居不出先後主講鷺湖鰲峯書院凡十九年咸豐戊午重宴鹿鳴至辛酉冬以明年壬戌科會試重逢詔加四品卿銜准予重赴



恩榮宴是歲十二月卒年八十有七先生自少至老丹鉛不少  
閒有所得卽隨手劄記其著述貫串經史一衷至當嘗以傳春  
秋者莫善於左氏自杜預始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讀者便之顧  
其中有有經無傳者乃參之公穀國語史記以補其遺凡屬異  
文分別附注其每年逸事不知日月者亦別錄於後爲春秋經  
傳比事二十二卷又以四子書爲六經館轄魏晉以後注家皆  
各抒己見至朱子作章句集注實萃漢唐以來儒先之菁華故  
其書行而舊說盡廢然後儒識力所至亦往往獨闢見解突過  
前人乃取古今人之所著作有關於補闕訂訛者擇精取純爲  
四書拾遺五卷又以自宋以來編古史者率以皇極經世爲主  
金履祥通鑑前編因經世書而意爲增損以求合乎經傳強事  
繫年未堪徵信乃推究竹書紀年證以他書上溯黃帝下接左

氏爲古史紀年十四卷又本唐僧一行大衍麻並搜其遺佚雜見他說者參稽同異爲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又以武王克殷甲子見於武成逸書乃參之傳記爲武王克殷日紀一卷又以戰國諸侯史記滅於秦火史遷掇拾秦記日月不備傳聞異詞乃本通鑑綱目之舊增而輯之爲戰國紀年六卷表一卷又以竹書紀年雖出後人綴輯然流傳者遠乃旁考諸家所引疏通證明復取後人之所以致疑者統爲後案爲竹書紀年補證四卷其他所著尙有開闢傳疑二卷滅國五十考一卷孔門師弟年表一卷孟子時事年表一卷孔子世家補訂一卷孟子列傳纂一卷孟子外書補證一卷古書拾遺五卷開卷有得十卷統名曰竹柏山房叢書此外別行者羅源縣志三十卷宜略識字二卷識字續編一卷論世約編七卷閒居雜錄二卷

參史傳  
林士傳撰

墓誌

銘

春秋經傳比事自序

傳春秋者左氏尙矣自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讀者便之元明以來又有分年之事與傳相比者如郝經之春秋三傳

折衷安熙之春秋左氏綱目曾震之春秋五傳

始左氏次公羊穀梁胡氏而取

止齋陳氏之說附於後

鄭玉之春秋經傳闕疑陳氏之春秋類編李廷璣

之左傳綱目定註據朱彝尊經義考惟李鄭二書尙存余惜未

見也今坊刻有吳蘭陔鑒定之春秋左傳蓋以仁和張岐然春

秋五傳爲藍本者然其經出入三傳例既不純編次年月經傳

錯互之處先後又多失倫非善本也余向讀左傳每苦其繁思

稍節以爲讀本久而攷其始末而後知其不可刪也非惟不可

刪其有經無傳者且惜其略也於是參之公穀以廣其義附以



國語史記以補其遺而又懼其雜而復也慎而取之其經則專以左氏爲主而附註其異文析傳以附經亦離經以就傳傳之日月或與經異則兩不相蒙移就者註其原次於下有傳無經者以圈別之其每年逸事不知何月者附錄於後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余既上紀古史下紀戰國而於春秋尤不可無述也故成此編使三書相爲首尾云

四書拾遺自序

六經者眾說之鄧而四子書爲之鎔轄漢人明訓詁釋名物簡質謹嚴確守師法魏晉以後始破專門之習各抒己見而同異

得失分焉於是何晏參七家爲集解

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

皇侃採十三家爲義疏

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洽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唐有

六家孟子

趙岐劉熙鄭康成綦毋邃陸善經張鑑

宋有五臣孟子講義

范祖禹孔武仲吳安



詩豐稷  
呂希哲

邢昺孫奭纂爲正義亦自謂既竭吾才集諸儒之大成

矣然其微言奧義尙待引伸而大學中庸注疏不無闕略新安  
朱子折衷二程及范張二呂謝游楊侯尹九家之說爲章句集  
註實萃漢唐以來儒先之菁華故其書行而舊說盡廢然聖賢  
之言精微廣大無所不包繹之有不盡之藏玩焉有日新之趣  
後儒隨其識力所至獨闢見解攷訂名物每有突過前人者蓋  
義理無窮而後說常勝勢固然也春溥幼承庭訓長好涉獵嘗  
取漢唐以來諸家之說錄其可存下逮近人之所著作有關於  
補闕訂訛者擇精取純有見輒記歲月寢久卷帙斯盈靡蹈好  
異之譏庶幾拾遺之意若夫依傍門戶勦說雷同以及時俗之  
所講習鄉塾之所鈔綴無關心得均無取焉

古書拾遺自序

自羲皇肇畫書契代興典墳上索之編金匱石室之掌奧矣博  
矣易之有三也書與詩之各三千餘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史記寶書百二十國幾於窮年莫殫累世莫究於是孔子斷遠  
取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以爲世法故讚易道以黜八索  
述職方以除九丘書定百篇詩存三百春秋筆削萬八千言蓋  
此外所遺者多矣逮遭秦火典籍銷亡漢求遺經伏書祇存二  
十九篇孔壁增其十六古禮五十六篇后蒼僅傳十七記二百  
四篇戴聖刪爲四十九六官缺其一笙詩亡其六夏五郭公傳  
疑莫補則其所遺者益多矣然王充論衡有云秦雖無道不焚  
諸子故其零章斷句尙有存者漢晉近古頗述舊文唐人纂錄  
多引古訓由今觀之殆如拱壁廣而採之萃而編之亦好古之  
一助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茲故無

所別擇過而存之於緯書則取節焉惟是見聞尙隘絀漏或多  
日知所亡且俟續補

開闢傳疑序論

昔孔子刪書自唐虞而下述五帝德自黃帝而下繫易自庖羲  
而下至序卦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  
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嗚呼開闢以來運  
會之變盡於此矣彼其初立黃既判未有人而先有物及人之  
生氤氳氤氳如春之啟蟄蟲之應候不知其爲化生感生同時  
並育於覆載之內由是牝牡相合以蕃以滋饑則求食寒則穴  
處其違禽獸夷狄不遠也無爪牙毛羽以自衛則必資於物有  
血氣情欲以相接則必爭故愚者常待命於智而弱者常求庇



於強其智而強者因得合其羣而指揮之如是者蓋往往而聚  
遂各據其方各長其世和相安怒相并大小分合又各就其勝  
己者而聽命焉時則有大國小國而莫統於一故易之屯曰天  
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太古未有天子而有諸侯之明徵也  
夫世無天子則諸侯尊豈若後世必統九州制六合而後爲帝  
皇哉韓詩外傳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  
能盡識管子亦稱古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自無懷伏  
羲以下十有二焉識者遂概以帝王受命當之然則自開闢以  
至伏羲其受命者數倍於羲農之於今日而乃未改其食草衣  
皮刻木結繩之舊其必不然明矣春秋命麻紵以爲自開闢至  
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蔡邕麻數議引元命苞乾鑿度皆  
作二百七十六萬歲廣雅因之

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

廣雅作  
挺提

合雜

廣雅作  
合雄

連逋

廣雅作  
建通書



疏引作

序命修飛

廣雅作修輩書疏引作循飛路史作循蜚

回提

廣雅作因提

禪通流訖

廣雅作流記路史作疏訖

流訖當黃帝以下而羅氏路史復起盤古初三皇

繼以二靈

中天皇中地皇

加於九頭之上敍命以下則採丹壺書列鉅

靈句彊譙明涿光鉤陣黃神狙神犁靈大醜鬼醜弁茲泰逢冉

相蓋盈大敦雲陽巫常泰壹空桑神民倚帝次民二十二氏為

循蜚之紀皇次四世

即辰放

蜀山逐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

世皇覃七世啟統三世吉夷四世几渠一世

即几蘧

猗韋四世大

巢二世

亦作有巢

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十三氏為因提之紀倉頡

一世柏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

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

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以至太昊炎帝為禪

通之紀而皇帝以下通為疏訖焉案黃神狙神神皇

即神

次民

辰放皇談

即皇

見命麻敘冉相几籛豨韋見莊子維時侯即王

也故概以有天下稱焉若夫譙明涿光大魏空桑倚帝之山蓋

盈神民之丘見山海經雲陽之虛見遁甲經與夫鉅靈蜀山氏

之開蜀大抵皆窮荒僻壤偏據一隅者耳淮南子稱女媧之末

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非祝融之後襲號有國之明證歟漢書

人表以共工容成

即庸成

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

即宗

盧

渾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亡懷東扈

即東戶

列之宓羲女

媧之後故三墳敘伏羲之臣謂上相共工下相皇桓

即柏皇

朱襄

為飛龍氏昊英為潛龍氏渾沌為降龍氏栗陸為水龍氏居北

赫胥居南昆連

即驪連

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大庭主屋室斯

言信矣豈得概為帝王耶雖然丹壺書列之伏羲之前者實本

莊子六韜蓋自有說民之初生有姓而無氏其繼有氏而無名

氏卽國也故子孫襲而不改如庸成以下諸氏其立國蓋先於庖羲而子孫相傳慕聖德而佐命此天下所以統歸於一而羲炎所以開皇統之先也羲炎以前天下無統卽何怪乎建國命氏者之各自封禪而可以後世之事例之哉余是以知三墳之非僞作也溯太始太易而始有天地分兩儀四象而始成萬物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而生民於是始此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之說也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草木蟲魚鳥獸之實而男女構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此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之始也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敍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氏男女眾多羣居連逋從強而行是謂連逋紀生子一氏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以類相親男女眾



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其君臣所自始乎沒生子  
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  
氏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則循蜚  
因提禪通三紀統於此矣七十二姓中有巢始君九頭咸歸燧  
人修火之利天下尊事之蓋自是大小國始漸定於一而天皇  
伏羲人皇神農地皇軒轅興焉非所謂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者耶故言三皇者必自伏羲始張陵二  
十四治圖云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五龍者伏羲之臣飛龍  
氏潛龍氏降龍氏水龍氏火龍氏也渾沌爲降龍氏居五龍之  
一亦曰盤古氏故相傳爲盤古分天地耳安得渾沌之上復有  
盤古羲炎之上復有三皇耶

命麻序謂天皇以木王帝繫譜謂地皇以火德王卽羲農矣董子繁

露以神農爲九皇又卽人皇與三墳合

夫天造草昧微獨無皇也並無所謂氏故



三墳紀氏自居方始春秋緯謂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蓋本九頭爲說故雜書謂三皇號九頭紀而外紀諸書以爲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十一人人皇九人或卽本生子三十二世之說而附會之歟三墳雖晚出然於事理爲近丹壺今不可見其紀氏亦有足錄者余故次而論之

又後序

外史氏曰學者多稱上古無文字然周公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時楚左史倚相猶能讀之及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書迄秦穆公則三墳已逸非剛也史遷羅網散失僅紀黃帝以來小司馬補紀三皇粗存名號惟長源羅氏路史探索草昧微引祕奧斯已勤矣顧頗疑三墳而反據道書悠謬之說往往易原文以奇字割裂牽合自我作古雖別成一家文采爛然非

傳信也余讀柳子厚封建論貞符解敘生民之初甚悉蓋得之  
想像而說誠不可易毛漸三墳真偽固不敢知然河圖代姓紀  
實足破命麻紱十紀之誣而獨得要領者宜必有所自來矣故  
鄭漁仲獨稱之以爲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  
後人所能爲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出於近  
代亦不爲異事也余故據之而參以路史及類書之所稱引聊  
附傳疑之列使覽者有考焉黃帝已下則史已具矣茲故不著  
古史紀年自序

太史公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麻譜諜終始五  
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孔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故史  
記自共和以上皆表世而不表年蓋其慎也案漢藝文志春秋  
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世本十五篇麻譜家有古來帝王年

譜五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今皆不傳傳者惟劉歆三統厯各紀三代受命年數而每王之年無聞張衡厯議嘗譏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繆數百至衡所著編年通載十五卷當必有以糾其失而惜乎不傳也三國時蜀秦宓辨五帝非一族譙周嘗從諮訪今則並周之古史考亦亡之於晉則有皇甫謐之帝王世紀證諸史傳多所牽合其自黃帝迄三代各王之年僅偶見於類書注家之所徵引而其書已逸難以詳考鄭樵有云紀元之書亡者甚多不過紀運圖厯代圖可見其略編年紀事之書亡者甚多不過通厯帝王厯數圖可見其略今則無一存者然則居今日而欲考古編年之史舍竹書紀年奚從焉夫紀年作於周末出於晉初郭景純取之以注山經穆傳酈道元取之以注水經小司馬取之以注史記唐六臣取之以注



文選范蔚宗以入後漢書僧一行以推大衍麻司馬溫公以定通鑑其爲歷代名人所寶也如是而後之議者毛舉一二遂並其全書而疑之余不可以不辨據杜預左傳後序晉束皙傳隋經籍志並云紀年起自夏殷周不始黃帝然昌意產乾荒顓頊產伯鯀后稷放帝朱郭注山經引之堯元年丙子隋律麻志引之而荀勗和嶠明云紀年起自黃帝見魏世家注非與今本同之明證歟杜又云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今本隱公元年當莊伯之九年仍用周正束皙傳謂紀年夏年多殷而今本殷年多夏又春秋以降水經注所引皆紀晉魏之年而今年皆以周王紀年種種不合夫竹書初出多殘缺散亂當時選次者荀勗和嶠衛恆束皙而王庭堅加以辨難束皙爲之釋難王接詳其得失



其定之非一人則傳之非一本故隋志載紀年有竹書同異一卷異文疑義皆宜並存豈可舉一廢百執彼疑此耶惟其卷數暫傳稱十三篇隋志稱十二卷唐志稱十四卷宋志僅云三卷而今本祇上下二卷繁簡不倫宜多脫落考晉書續咸有汲冢古文釋十卷意其初必附錄各家辨證之語抑或有採他書而爲之傳者而今亡矣故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今世訾竹書者動舉伊尹自立太甲殺尹爲口實不知瞽瞍朝舜夏禹德衰橫議之習何所不至若使後人爲之方將依經襲古擬之惟恐不肖而敢爲是言乎余嘗反覆是書而得其不可僞者三焉夏世改元率在三年之後其多者或以四年五年少者或以二年踰年至商以後始無不踰年改元者此類非可臆造一也商之諸王各注其名皆史所不載二也書甲子於夏統中絕之年詳地理

於殷邦五遷之際田剡被弒

史索隱引

梁惠改元孤立一說於史家

之外而皆與經傳相表裏三也至其三代年數夏四百三十二年與三統厯世紀合周自成王元年至共和之初二百十一年與魯世家伯禽以下年數合皆左證確然無可易者惟左傳商祀六百而紀年祇五百八年似當從三統厯六百二十九年爲近其各王年數尙見通志然亦有可疑者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通志以太甲當之豈太甲以後皆罔克壽耶至邵子經世以太甲祖甲並三十三年又調停兩可之顯然者則後人之揣合終不如古簡之傳疑也自宋以來編古史者率以皇極經世爲主顧經世始堯甲辰雖本世紀而其餘年數又不盡同未知何據仁山金氏乃因經世而以意增減之以求合乎經傳信近疑遠強事繫年鑿定甲子興王新立則比事連書中葉無徵則曠

代絕筆若是者其堪傳信乎余少習舉業耽情古史參互攷證於今有年竊惟春秋經傳明備非後人所得損益惟前此自共和上溯黃帝年紀缺如思有以萃古書之殘闕集載筆之大成遂乃推校竹書爲之綱領閒或移削必有據依至原註多引符瑞恐非本書或存或略其他書之確有年者增之無年者類附之乖異者旁註而兩存之引事必從其原攷年無取乎鑿其於多聞闕疑之意或庶幾乎茲編下接左氏非爲竹書而作故以古史名之左氏以後則輯戰國時事六卷別爲一書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古史考年異同表自序

上世編年之史莫古於竹書然人多疑之大抵狃於金氏前編之說尠有究其所自來者夫金氏主經世而閒增減其年經世



始甲辰而不盡同世紀千載下孰爲傳信耶今世紀亡矣其偶見諸家所引多與經違惟三統厯頗爲近古而通志各具其年得以詳攷然歆或強史傳以就己說張衡譏焉唐僧一行用正其失故大衍厯每據竹書以推古年甲子蓋近之矣而惜乎語焉不詳也若乃其軼雜見他說端委靡竟亦資異聞茲並表而列之統以甲子參稽同異而爲說於後使覽者詳焉不惟好異庶幾信古云爾

武王克殷日紀自序

知有所不可強事有所不可誣居今日而溯數千載以上載籍殘缺乃欲訂古事之源委擬史官之編年誣耶強耶羅氏路史金氏前編均不能無譏焉故史表斷自共和紀實也共和以前編年尙難况於紀日惟武王克殷甲子見於武成逸書者頗詳



而顛倒雜亂讀者瞢然近日曲阜孔君編爲日譜始正劉歆置  
閏之非可謂秩然而得其條理者顧繫事寥寥靡洽聞見輒復  
參之傳記附以時事其日不可考者則證以地理遠近情勢先  
後不徒爲鑿空揣摩之說事綜三月篇逾萬言名之曰武王克  
殷日紀嗚呼古人往矣區區寡昧而強作解事庸知愈乎然尙  
幸有所据依以藉余口令覽者如置身於仗鉞麾旄之側亦考  
古者之一快也惜不獲起孔君而正之耳

滅國五十考自序

任氏啟運曰滅國五十在成王時則殷也奄也蒲姑也熊盈之  
十有七國也東夷諸國也唐也其餘無考豈通武王伐紂時所  
滅諸國言之歟按孟子此文承上誅紂伐奄來自當兼武王時  
言之今考之史記周書竹書紀年諸子傳記俾得鑿鑿可數如

左

戰國紀年自序

余蓋讀史至周秦之際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世道升降之大機由於此矣王澤一竭而不復道統一絕而無傳自封建井田學校諸大政以及民間禮俗一切委曲繁重範圍維繫之意二百餘年而決裂殆盡後有作者雖聖君賢相慨然欲復三代之治而卒不可得論者徒罪商鞅之變法始皇之焚書而不知其壞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北宮之問班爵畢戰之問井地魯滕之莫行三年喪非其廢之久歟魏中山初築長城趙武靈始教騎射豈獨秦之蔑古耶是故紀人事明王道莫大乎春秋考世變窮末流莫甚於戰國春秋之有經傳至矣戰國時方多故而諸侯史記滅於秦火史公掇拾秦記於煨燼之餘僅存什一於

千百日月不備傳聞異辭紀傳世家紛紜繁複且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而網羅不及者蓋亦有之矣閒嘗讀而竊病之於是本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之舊增而輯之旁徵博引各以類從至於百家之雜記一字之同異靡不並存以備考證或因文以徵事或比事以知人蓋成周一代之局於是乎終而所以考世變窮末流者將必於是乎在嗟乎戰國之君如魏文武齊威宣秦獻孝燕昭趙武靈類皆有過人之才而前有子夏子思後有孟子子順向使大用其一皆足以興道致治則庶乎與三代比隆矣顧乃一壞於刑名法術之論再壞於縱橫捭闔之流世卿變而爲說士屢盟變而爲割地甚者兵爭不勝轉而行閒自夏商之季陵夷衰微未有世變若斯之亟也王澤之不復良由道統之失傳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則此篇之意也夫

例言

一通鑑參考羣書折衷一是去取裁定允集大成紫陽加以以  
綱愈臻明備茲編一以爲主其此外增入者或以年附或以事  
附每首必以圈別之未必注明書名不分綱目亦不拘書法要  
使並存而不相混用圈之例事之確係本年者圈在頂格其類  
附而不能定何年者圈低一格卽通鑑亦偶有類敍而不知年  
者亦用此例

一史記國策紀年并諸子傳記旁見錯出同異雜陳散之則紛  
如亂絲合之則彼此可以互證茲一一附注於本事之下使覽  
者便焉至如列國之世次名諡史記及諸書尤多牴牾茲統載  
在年表亦同異得失之林也



一史記國策凡有年有事可附者率皆搜羅無遺紀年雖皆有  
年可附而事多與史同只年數先後各異此類只用附註以免  
雜亂

一三卿分晉以前以仁山前編爲主但其舉要表題本自爲卷  
後人卽用爲綱多乖體例如晉反朝於韓趙魏衛屬於韓趙魏  
之類統辭也而強記以年魯穆公之禮子思魏文侯之敬田子  
方段干木非有實事也而強筆之史三卿宴於藍臺宜從小事  
不書之例中山武公初立豈有生前稱諡之文其事無確年而  
強繫者如田恆田盤田白之卒與夫荀瑤滅夙繇新稚狗伐狄  
吳起守西河李悝守上地西門豹爲鄴令之類今皆易特書爲  
附錄以從其實至於兩周之封同載考王之世殊非事實茲悉  
正之說具本事之下

一諸國僭王綱目貶而書君固取民無二王之義但春秋楚僭王號經只書子不聞強立一名以示貶則不如書其本爵之爲允也又春秋諸侯例書卒不必有事始書而旣葬稱諡新君卽位尙須時日不得連書故今新君某立是爲某公某王只旁註於君卒之下其有事相連及周王新立則用日書之一綱目本非朱子親筆其間亦有繁簡失當紀事不實者如楚昭陽之破襄陵齊田單之守卽墨直缺不書諸國戰伐皆不書地則失之簡濁澤之會曰求爲諸侯齊康公之卒曰無子田氏遂并齊此近傳體則失之繁至如齊田文之嗣位與卒史無確年而前書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後書薛公田文卒又如書孟子去齊於伐燕之年俱非事實今並酌擬具說於其下不敢盡阿所好云

清信堂彙考卷一百三十四  
一 通鑑減齊湣王之十年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以合孟子伐燕之歲朱子疑無他據據史記索隱所引紀年田齊世次尤與孟子合其說備見年表然使以紀年之年就史記之文則於威王時事全然不合故今仍從通鑑而附其說於後至越世家全無年數可攷而紀年爲詳今悉從之

一 表紀世家均無日月一年之事先後或無明文通鑑特以意次之今合參傳記互相證明其顯然倒置者略易一二

一 世家年表紀年之文俱以本國爲主故稱我稱來茲皆直書之又紀年韓滅鄭後改稱鄭今仍書韓昭畫一也

一 綱尙體要其有一二語不得入綱以爲目又不成文者卽註本綱之下

一 是編事取其備而文取其簡凡問答辨論無關形勢要害者

概從刪節

一孟子列傳殊多疎略今以七篇之文證之當日時事則遊歷之先後去就之梗概略有可言覽茲編者不獨可以讀史記可以讀國策而以之讀孟子又知人論世之一助云

一茲編上接左氏迄於兩周之亡周史之體也而列國之局未終今仍於年表續之至庚辰而止使顛末可稽以盡一編之歸趣

戰國年表自序

太史公曰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故世家年表往往自相牴牾而並存不殺蓋傳疑也茲表於世次年數名諡異同載之特備亦猶史公之意至其大事略紀一二餘已具於篇中也其紀年世系不同



清傳疑案卷一百三十四  
偶因事見者亦附焉王子周亡以後紀事特詳則所以續茲編  
之後凡二百四十有八年

竹書紀年補證自序

少時家鮮藏書偶於友人案上見廿一種祕書乃得讀竹書紀  
年而好之從其借鈔且喜且駭愛其奇而未以爲信也詢諸博  
雅則皆以爲出自後人綴輯非原書之舊故考據家無取焉於  
是廢而不講者有年旣乃泛濫百家浸淫傳註見夫郭景純酈  
道元司馬貞臣瓚王劭李善諸家以及十三經正義太平御覽  
之所徵引往往足以正其脫誤證其異同補其缺略而後知此  
書之流傳者遠顧後人不以爲意聽其斷爛不修而補之證之  
之不可以已也然尙以堯元丙子與世史柄鑿爲疑乃取邵子  
皇極經世之說究所自來證以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劉歆之三

統厯鄭樵之通志而折衷於史記魯世家之年而後知紀年之有合而邵子經世之無徵不信未足爲典據也明代黃石齋精於數學其所著貞圖緯上溯堯年迄於三代率出入紀年近人梁玉繩有史記志疑之作亦多據竹書以正史之失於是信之彌篤擇其善本旁考諸家所引附註其下然後訛者可訂缺者可補異者可參而又有以見當日流傳之非一本而後人徒舉其一而疑其餘者皆刻舟之見也書雖簡略而包羅頗廣其正者與經史相表裏奇者往往出入於山經穆傳周書之間爰爲疏通證明標其同異編終復取後人之所以致疑者反覆辨論統爲後案庶幾殘編斷簡不終泯沒於是非之口則謂之大有資於考據也可後之覽者安知不與余有同嗜耶

孔門師弟年表自序

孔子年譜作者眾矣未有合弟子而一之者當日轍環所至師弟相隨考事徵年相因互見非合證不明也爰本史記表而次之其姓名不經見論語者附於後旁參三傳家語附以雜說善者從之並採每年時事足爲證明者列之上方一緯一經引伸觸類雖明文或缺而意會可知於以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未必非一助云

孟子時事年表自序

讀論語者不可不知春秋讀孟子者不可不知戰國史傳旣略舛誤尤多敍歷聘則先齊於梁紀伐燕則以宣爲潛通鑑正之而未盡竹書紀焉而不詳學者往往惑焉顧竹書逸文尙見索隱推齊世次與孟同符蓋與梁惠改元均屬可信由是考時事之遠近證遊歷之後先論世知人思過半矣



孔子世家補訂自序

後世尊孔子自史遷始故布衣也而列之世家考聖蹟者舍是無從焉顧遷所採輯不外論語三傳國語檀弓家語晏子諸書而以己意牽合之往往與年表不相應始遷嘗從孔子國問故尼山世譜宜有所受乃其敘問陳絕糧與孔注不合而歸與之歎伯玉之主蔡之遷吳皆前後兩見是其顛倒訛複有待後人之釐正者蓋不少矣春溥向述孔門師弟年表正之而未盡近見聖裔驛軒先生書其於過蒲去衛二節移綴刪併文直而事順實發前人所未發一若先聖在天之靈有默啟之者不揣狂簡輒取其說而推校之整其煩亂定其先後誤者訂之略者補之類附旁注要於原文無所增損而吾夫子之生平梗槩與夫百家之同異得失皆得以曲證旁通而考之不謬庶幾集年譜



之大成云爾

孟子列傳纂自序

孟子事蹟史傳殊多疏略以七篇證之其有年可考者惟見惠王及伐燕二事耳然且先梁先齊或宣或湣紛紛者迄無定論況其他乎北堂書鈔引孟軻傳云軻字子輿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傳無此文則唐以前已有爲孟子別傳者今不可得而見矣元吳萊嘗本史記刪荀卿鄒衍以下諸子爲孟子列傳吳迂又撰孟子年譜今皆不傳明史鶚撰有孟子年表多取氏譜之說於七篇不無所違嗣是季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貞默有孟子編年閻若璩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兆麟有孟子時事略任啟運有孟子考略大抵皆主七篇爲說而望經單測均無左證故其說終莫能同也春溥前輯孟子時事年表

首据竹書旁參眾說考時事之遠近證遊歷之後先後說論之  
詳矣茲乃薈萃百家編而次之竊仿史公組織論語之例取內  
外篇錯綜其中與前表相爲表裏主述舊聞靡敢妄作將以質  
後之君子俾考校正其失焉

孟子外書補證自序

古書之亡者多矣其亡也後人以不見爲恨其出也後人又以  
晚見爲疑疑之不已一唱而百和焉則其書將終亡矣孟子外  
書四篇趙氏謂其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爲依託則其存  
亡宜無足重而王伯厚困學紀聞劉昌詩蘆浦筆記乃眷眷於  
是孫奕示兒編云昔嘗聞前輩於館閣中親見之直如斷珪碎  
璧不勝寶貴者今麻沙附刊四編具在馬氏廷鸞序而存之姚  
氏士舜得自濟南胡氏震亨識其緣起雖以涪翁親受業於朱

子之問亦不敢輕議誠幸其得見也溥少讀趙注未見外書晚  
得綿州李氏函海一書始得見姚本而讀之乃知趙氏所言爲  
不誣然其中實有可採者因博引傳記爲之旁證而此外尙有  
逸文最後會稽孟君經國以所輯閑道集見示其外書率同姚  
本惟爲正多其九章則逸文往往在焉詢所自來蓋孟氏世傳  
北宋本也茲刻一仍姚本之舊爲正殘闕則以孟本依次補之  
加圈別之旁證亦同此例末附孟君答書以示傳信至後人指  
其僞迹有八驗三證之疑亦一一爲之辨正於後云

附錄

林士傳曰先生寡嗜欲而篤性行當其陳情乞養時在館職資  
已深同朝多婉留之而先生遽歸不顧其至性實有過人者既  
歸則課子姪以承先志而皆底於成科名踵相接他若修祖塋

訂支譜及周卹族之窮者痿者其類不勝書要皆推廣不匱之

義者也

墓誌銘

又曰先生之學以守約為宗以實事求是為務自倫紀之大以

及應事接物一衷諸道無所苟家居日門生故舊宦閩來問俗

者必詳告以地方利弊而語不及私當路諸巨公益推重之

同上

又曰先生得宋學之醇而兼漢學之博教人務敦本重立品衡

文必以法度在鼇峯最久匠成者蓋不下數百輩焉

同上

鑑塘交游

陳先生壽祺

別為左海學案

梁先生章鉅

梁章鉅字闕中號菑林晚號退庵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入直軍機處官至江蘇巡撫以病乞歸



道光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五先生自言髫齡時卽有志著作旣  
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及外宦後案牘餘閒  
別無聲色之好亦惟甄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故服官中外垂  
四十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凡所撰著皆足以資考證備勸懲  
於承學之士良多裨益著有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孟子集注  
旁證十四卷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三國志  
旁證二十四卷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春曹題名錄六卷樞  
垣紀略十六卷南省公餘錄八卷滄浪亭志四卷梁祠輯略二  
卷退庵隨筆二十二卷稱謂拾遺十卷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  
卷歸田瑣記八卷文選旁證四十六卷玉臺新詠讀本十卷制  
藝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卷楹聯叢話十二卷續話四卷  
巧對錄四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三管詩話四卷東

南嶠外詩話二十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詩續存八卷滄浪題  
詠二卷退庵文存若干卷所編輯者爲古格言十二卷閩文復  
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  
五十卷三管詩鈔五十八卷三山唱和詩十卷江田梁氏詩存  
九卷江漢贈言二卷東南棠蔭圖詠三卷吳中唱和集八卷葑  
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

參自訂年譜

自撰歸田瑣記

退庵隨筆阮元何凌漢序

### 退庵隨筆自序

退庵隨筆者隨所見之書而筆之隨所聞之言而筆之隨所歷  
之事而筆之而於庭訓師傳尤所服膺藉以檢束身心講求實  
用而已初無成書義例也日月既積楮墨遂多里居多暇方取  
而整比之以類聚以卷分則凡可以勸善黜邪訂訛砭惑者咸  
具焉曩有古格言之刻以唐五代前爲斷茲編則自有宋以迄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四  
三  
今茲時代愈近其辭愈費而其旨益暢其境亦益新乙夏奉召  
復出乃以稿自隨去歲過關中遽爲友人付梓攜至日下同入  
皆以爲有用之書非說部雜家比爰質之儀徵師相承爲增刪  
數事題字卷端旣抵桂林公餘復有勘補擴爲十五門二十二  
卷重付手民因紀其緣起如此

躬行

自管子以晏安與酖毒並論警人最爲深切而世多忽其言惟  
呂東萊博議中有管仲言晏安論一則反覆闡明其義愈著讀  
之如聞清夜鐘不覺汗流浹背也其言曰昔管仲告齊威公曰  
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晏安雖  
敗德其禍豈遽至是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  
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世之死於酖者千

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端居之暇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皆晏安之爲也是晏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汙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也雖然君子之所欲與人無異也苟晏安累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取此者實見眾人之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寧乃憂患之大者耳君子外雖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然則善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王伯厚先生曰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  
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  
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  
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  
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  
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  
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  
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  
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而已矣按此節載困學紀聞  
誠爲警世之鐸蓋自古聖賢及志士無不早起則心體清明入  
事尙未牽纏讀書易於領悟一切皆事半功倍故相士之道相  
宅之法但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

周與嗣之言曰知過必改此四字最結實必改固難知過尤難夫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子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知其非耳然則知過者鮮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者亦鮮矣所以貴乎高明直諫之師友而勇於聽受也

黃陶庵

涪

我師錄云程子嘗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

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

來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卻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之矣

朱子嘗言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常歎何修至此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又言李先生初間亦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知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朱子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私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讀書變化氣質之法

近人有輯成語作楹帖者曰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余每喜書之近乃知讀書有實功靜坐尙是誑語也昔朱子答張元德

云明道教人靜坐只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宜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無可議耳語錄中又云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槁木死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賓客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卽是自撓亂非所謂敬矣

李二曲

容

四書反身錄云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式其

儀範則道德爲人所需賴其匡定則經濟爲人所需二者宇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脈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者也然道德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不本於道德則



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也按此解儒  
字甚有理致其實則古人並無此訓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從  
人需聲段懋堂王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  
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皆古訓講學家之義已在其中  
矣

真西山先生嘗言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  
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  
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  
以爲遷善改過之象

吾鄉何元子

楷

嘗謂易言頻復厲夫舉動不肯諦思動輒言誤

誤事豈可屢見慎勿恃改過爲盛德而漫無絕私勝己之功也

劉念臺

崇周

亦曰吾輩習俗旣深平日所爲皆惡也學者只有去

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此皆鞭辟入裏之論

陳白沙

獻章

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

可玩味卽變化氣質之謂也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呂新吾

坤

曰周子謂聖可學乎曰無欲愚謂聖人不能無欲七

情中合下有欲字孔子言己欲立欲達孟子言廣士眾民君子欲之天欲不可無人欲不可有天欲公也人欲私也周子云聖無欲不如云聖無私此二字卽三氏所由分也

黃陶庵曰趙清獻公言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載張天祺自約上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

事亦須強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象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  
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言趙叔平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  
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  
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倒虛器中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  
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國朝張文  
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如乾元亨利貞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云者對天默  
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考過此諸公所行疎密不同  
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日在是非  
窠臼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  
惠能之本無拂拭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  
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

把一部四書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終日誦讀倦倦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絕不與己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仔細思量能無笑死愧死哉

或問四書疑義於李二曲二曲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鬪靡以資講說己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修試切己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身修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友盡道於日用之際試切己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時學習試切己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乎果視聽言動之復禮乎果忠信篤敬之交修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試反己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



心果收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從師千里師悉出詩書欲盡講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浹月弗至問之則對曰未盡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謂實踐始可謂善讀書哉

李二曲又曰顏子之不違如愚正顏子之聰明絕人蓋本心既空則受教有地入道有機吾人生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如愚二字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後知平日之喋喋論辨孜孜發明者特淺夫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黃香石

培芳

虎坊雜識云學者當明義利之辨一部孟子皆是辨

明義利至桃應問瞽瞍殺人一章則是義利之辨盡頭處矣在  
皋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但有執之而已矣在舜知有  
法而不知有天下但有竊父而逃而已矣桃應所問似甚難人  
而孟子義理熟極只據當下義理斷之更無難答落第二念卽  
依迴周折於其間矣故自古高世之行非常之事其理不離於  
庸常學者於當下義理認得真守得定更不存一毫利害之見  
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嘗見陸稼書先生爲縣令時上官欲令其  
改文書內一字先生不肯一字雖微但百姓情節不是如此自  
不可改觀此一事先生義利之辨可知矣其生平所造亦可見  
矣一字尙不肯改况肯諂權貴徇請託以枉民情乎若當下怕  
參官之念起便無所不至矣

許藻園

浩

曰作文以讀書爲主讀書以立品爲主貪作文而不

清傳學錄卷一百三十四  
三六  
多讀書猶之蒔無根之花雖得一二日妍麗其萎可立俟好讀書而不務立品譬之敝篋敗簾亦嘗貯典籍其中而不能保其不淪於糞壤蕪穢矣

有文無行之人自昔輕之使人因其人而議其文恥也使人因其文而惜其人益其恥也或問於梁曜北玉繩曰文至不可磨滅

似亦未可一概抹殺曜北曰不然君子之文以不磨滅爲幸非君子則以不磨滅爲不幸使後人一番瀏覽一番譏嘲不如磨滅之乾淨矣魏叔子有言士不立品文雖貴實賤士不適用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之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翠之羽毛耳文人方自恃其文爲撐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之玩不亦大可哀耶

近世名公巨儒喜談禪理蓋亦如談書畫談古玩之類聊以自

娛非真能窺其奧窔也魏叔子嘗言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  
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  
禪非今日之急務也

既爲士大夫則章身各有所宜華固不必奇尤不可惟其稱而  
己王伯厚先生嘗曰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  
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  
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言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  
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而行歸於周也

呂新吾嘗言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之人畢竟在行道濟  
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  
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而已夫不仕無



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  
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且不得有其身況  
有此樂乎紀文達師亦曰使人人盡爲巢許則洪水當橫流至  
今並挂瓢飲犢之地亦不可得矣

秀才之名最美自兩漢卽重之然彼時已有舉秀才不知書之  
謠今世俗乃有窮秀才之號不知始於何時何地吾友謝退谷

金鑿

最惡此稱嘗論之曰秀才至不窮者也爲聖爲賢爲卿爲相

皆秀才分內之事卽降而下之進亦可望一官半職退尙可以  
學術名於鄉里何窮之有然今之秀才實有窮者不悅詩書不  
務講求則其學窮不飭廉隅不羞苟得則其行窮只一貧字終  
日戚戚則其志窮百無一能則其術窮四者皆備可謂真窮也  
已又何尤焉

余嘗受業於外舅鄭蘇年先生光策乾隆庚子科吾鄉名進士也  
每聞同人間爲學之方先生必還叩以所志何事以爲必志定  
而後學者有入手之路教者有下手之方迄今四十餘年同門  
中人才輩出而回憶當日情事某某所言何志先生因材而施  
後來所成就亦各不甚相遠惟無志可言者遂竟至無成思之  
輒爲汗下昔朱子有言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只  
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先賢先師之言豈欺我哉

### 勸學

士大夫不說學實關繫家國之盛衰昔人言不殖將落原氏所  
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  
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歎但事長槍  
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

精信學案卷一百三十四  
五  
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學不學之分顧不重哉聖人以身教  
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  
學而顏子之好學不謂其能讀三墳五典亦祇稱其不遷怒不  
貳過而已可知聖人之教莫切於好學而好學之要莫重於變  
化氣質也

夫子十五志學便是志到從心不踰矩地步二程子十四五歲  
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便是要學到後來二程地步立志成德一  
以貫之然必下學方能上達又須步步踏著階梯得尺則尺得  
寸則寸若朱子言陸子靜門徒仰視霄漢此則後學所當戒矣  
讀書必以細心爲主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蘇文忠每  
有撰著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明代人讀  
書多不細便大害事王陽明爲王守溪作傳最表章他的性說

性說中引孔子語云心之神明謂之性以爲吾止以孔子爲斷不知原文乃謂之聖非謂之性也記不確又不去查落筆便成笑話明道因濂溪教他尋孔顏樂處晚年欲作樂書朱子曾笑云不知樂如何作書謂樂在心作不得書耳性理中載此語恐人讀作禮樂之樂乃於樂字下旁注洛字書生不看小注於問樂策往往答云明道常欲作書是讀爲禮樂之樂矣常州錢啟莘又錯以旁注洛字爲正文因費許多心力著一部洛書皆畫作龜文繫之以詞以竟明道未竟之志豈非說夢此殊有關係非止文義少差而已

程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德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閒



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爲有補耳

李二曲曰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毅之日揣摩帖括刻意雕繪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爲穀而然此外無志故此此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修己務實之儒世不多見以致修己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

嘉興王惺齋家訓云一日之內必有當務之業聚談者頃刻而可以周乎四海之遠其端又相引而不窮非若執業之確有其方其惰心逸志爲害於學問之實功者非淺也蘇齋師謂今之學者詳於六合之外而略於耳目之前讀惺齋之言庶幾日奉程朱之正學講韓歐之文字或如游子之識其家乎

荆園小語云學問以先入爲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

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黃陶庵曰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爲安道自務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他日坡公又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強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  
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記俱能  
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  
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疎厚薄便不得一  
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  
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  
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純粹無疵有體有用之書方可倘熟一  
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卻親待一夥沒用的兵交友卻  
親待一夥沒用的友如何聯屬得他人若親待得一班作姦犯  
科及無賴之徒則更不可問矣

張稷若

爾岐

曰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

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徧粘之壁閒每日必

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閒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中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泛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云云此真可爲困學要法

姜西溟

宸英

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

積所蓄自富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尙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東方朔上書自稱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二十二自十六學



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計之則一日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作東方先生像讚云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鄭蘇年師答謝鵬南書云來書大意欲著書成一家言以傳世耳愚觀古之聖賢未嘗卽欲著書也其所學務先求諸身旣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大抵皆屬晚年道旣不行而後事此當其初固皆以行道濟時爲亟亟也吾子

年未及壯不應卽爲遲暮之言卽立意欲著書亦當先定其志  
向古之子書各倚所見於世亦不無所益然非道之大全且門  
徑已盡恐非吾子所能及卽及亦無由出其範圍故子書可不  
學也然則居今日而言著書大約祇有數端經學也史學也詩  
賦古文詞之學也其中又分兩類經學史學有專求義理者有  
專主考訂者詩古文之學有專摹家數者有泛溢以博瞻見長  
者此必須定所趨向如從事經學當以何經爲先此一經何者  
爲根本何者爲附益如何講求以爲折衷又此一經作者林立  
今尙缺何等義類我當如何研求以補前人所未及夫有所從  
事則志不紛將來成就始有所裨於世若泛泛然如水中之萍  
或抱殘守缺拾人殘瀋自以爲獨見又何緣能垂世而傳遠乎  
更以古言之唐宋諸家如歐蘇王皆深於經學著有成書曾

亦有史學韓柳書雖未成然觀其文中所言其於經史百家所用功者可見且皆夙負經濟如韓之論淮西事宜及論黃家賊狀歐公王荊公之奏疏蘇之奏疏及策論此豈可以摹倣剽竊爲之者卽論斷古事及議定典禮亦皆學識爲之吾子當推求古人原本之所在必使措之於辭實有質幹非時花候鳥徒悅耳目過時則爲飄風乃爲可貴抑又聞之學於師者必諮於友師尊而難攀友近而易入故學古文亦須博覽元明及近代各家代近則事跡相通題目相習閱之又易入手蓋能博覽然後義類詳明得所牽引心思亦有所注至於歸宿仍在唐家諸大家此亦如泛巨海者當先學操舵於舵師欲獵平原者當先學健兒之騎射耳雖然猶有進焉言心聲也令伯陳情之表武侯出師之詞膾炙千古此其人豈沾沾以文爲事哉忠孝之誠蓄

積於中故懇款之詞溢於筆墨然則修身敦行自理性情尤爲  
大本大源之地則劉彥和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  
之道也否則貌竊睡拾無本之言必不相稱古文如是詩賦可  
知所以治經學如是所以治史學者亦可推矣

今人著述引書必注明某卷此法最善可以杜稗販之弊前人  
所不及也余仲林

蕭客

嘗言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之

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二書然亦不過二三條如是後讀  
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則在程大昌之前頃閱道藏見唐  
人王懸河三洞珠璣每卷稱某書某卷則又在江少虞之前矣

四庫提要謂李匡乂資暇集引通  
典多注出某卷匡乂亦唐人也

顧亭林嘗言萬歷以前八股

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其間卻無一字無來處偶爲  
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審諤二字審字出離騷諤字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四  
出史記商君傳謬二字又出陸機辨亡論今意欲集門牆多  
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以示後學讀書作  
文之式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  
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法亦甚善也

顧亭林嘗言吾於經史雖略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  
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  
此是真讀書人方能自知其分量今之學者能如此自知者已  
少自知而復肯自言之者更少也

按退庵隨筆凡分十五類茲於躬行勸學門中取其參酌  
先儒語錄最爲切近明通者摘舉若干條如左其論官常  
家禮及經史子集諸門以各有專書卽不復甄錄焉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五

天津徐世昌

小宛學案

小宛精研班范之書以通兩漢經師家法故於典章名物  
具有本源治春秋專明左氏義而規杜尤勤其於禮經考  
辨喪服諸篇酌古準今折衷至當地理之學致力亦深吳  
中學派定字前茅南園後勁先生其中權矣述小宛學案

沈先生欽韓

沈欽韓字文起號小宛吳縣人嘉慶丁卯舉人道光三年選授  
寧國縣訓導十一年卒年五十七先生資敏勤學家貧借書於  
人計日歸之輒寫其要遂淹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而尤長於  
訓詁地理嘗謂左氏親承夫子之緒論其措辭微婉使人深思

連類而自得之蓋慎重之至也公穀晚出向壁虛造其優劣懸絕杜預乃盡翻家法以就其邪僻曲戾之說創長厓以爲牽附移掇之計造釋例以成網羅文致之私疏家及後之爲左氏者動輒惑於其例於是左氏之學亡故爲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以正杜氏之失十餘年而後成別爲考異十卷又以漢去古未遠欲掇其意美法備者裨于政術而漢書顏氏注淺陋後漢書章懷注雜集眾手司馬八志劉氏注頗宏富而少統貫故爲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後漢書疏證三十四卷以裴氏三國志注專補事跡而典章名物闕焉故爲三國志補注十六卷以地理之學古書惟酈氏水經注僅存戴東原推其倒置羨脫趙東潛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然戴氏之短在憑臆趙氏之蔽在輕信至如古書之足互證今志之有可據者則皆蒐討未逮也故

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又爲韓昌黎集補注王荆公文集注詩集李注補蘇詩查注補正范石湖集注皆徵唐宋典章故實多得作者之意兼工詩古文辭所著有幼學堂文稿八卷詩稿十

七卷

參史傳 包世臣撰行狀 王塗撰墓志銘 幼學堂文稿

漢書疏證序

唐經籍志注漢書者二十餘家惟顏師古注孤行千有餘年著述家閒資考證聲名駸駸度越前賢雖服鄭諸儒注經無以逮也愚少讀漢書二十餘年尋覽其注初笑其淺陋繼覺其盜竊終乃顯然識其紕繆尠有是處此漢書疏證之所由作也淺陋者如視讀曰示與讀曰豫之類開卷至末娓娓不休于五經論語正文無不詳述稍有深奧悉從闕略人云亦云徒勞傳寫其可譏者一也盜竊者所引小學爾雅說文之屬並不著本書猶



可以童幼所習可從省文至晉灼臣瓚集解流布已久姓氏昭顯無從搏掩而齊梁以來陸澄孔文祥蕭該姚察包愷韋稜等並覃精其學見于志傳按彼注本絕不齒及唐書本傳云師古叔父顏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而注中了不及之此則紹庭家學猶忍乾沒斷盜

前哲固其宜矣唐書姚班傳

班當是班之訛

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

書訓纂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于代考儒林傳秦景通與弟曄及劉訥言號為漢書宗匠但以教授不聞訓故作賊之人顯指師古證以史記索隱則姚氏孔文祥顏遊秦等姓名固在與師古今注悉同又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引前書音義李善注文選引漢魏諸賢閒與師古同者又其浸淫蠶食者也大抵其注稍有可

觀卽是姚氏訓纂名爲學士行若偷兒其可譏者二也彼注掎  
齧前人不遺餘力究觀其義則以是爲非傾倒黑白前人典訓  
十不知一絕知穿鑿信口杜撰本不須注強生痕瘡如廣陵王  
胥使禱巫山解爲南郡巫山嚴延年母畢正臘解爲臘及正歲  
禮畢而去不知有臘之明日外戚傳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彼以  
馬宮宮字連讀解云本是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遊談不  
根連篇累牘旣晦史義貽誤後學其可譏者三也按師古本傳  
貞觀中爲祕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讎校師古抑素流先貴  
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紛然稱其納賄又禮儀志師古  
論明堂云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尙或補其闕漏  
周孔猶不足當其一盼則鄙穢誕妄無足道者自王勃作指瑕  
以摛顏師古之失惜其書不傳謬種流貽後人猶汲引稗販豈

不以漢書至深至博觀者已煩亂心目何暇辨注之是非宋人有推重之者或其空疎無忌憚臭味有相投也惟劉氏洪氏與近今學者稍稍指摘然略舉皮毛不足仆之千年以來未有能大疏通證明如孔賈義疏其人也欽韓以爲此書上繼左傳下範諸史體例完密十倍司馬氏制度名物鉅細畢包欲有發明非徧周秦兩漢之書下及二十一家之史古訓聲類先儒傳注金石文字山川風俗之記草木蟲魚之疏雖稗官小說並足考證一事不備則疑義不析竊不自量十數年來疏記條貫甲戌之歲不赴計偕屏迹窮巷發篋濡毫雖盛寒暑不輟先成後漢書疏證三十四卷繼成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卷率四十葉歲在丁丑復當大比親故責以祿養乃暫輟業故地理志猶缺焉其於紀傳發明奧義覲縷方聞援據典籍終歸折衷舊注是者略



之缺者補之未足者引伸之前人已有啟發者耳目所及閒附  
一二其百官古今人表紹聞六典甄綜九品悉有考據雖曰注  
釋實可單行其十志鑒觀得失千世一範本文有可推究者詳  
述之以廣所聞藝文志則繼王氏而加審焉尙恨家貧不能購  
書俗子儲藏盜供蝨食則姑闕疑以俟異日念其辛勤積久竊  
自愛惜卷帙旣繁無力鈔錄粗明成書之旨俟好古敏求者質  
之

### 後漢書疏證序

撰錄東京事迹者東觀記而外有十數家其異同詳略可參矣  
今傳者編年則袁宏後漢紀紀傳則范氏後漢書及司馬彪八  
志袁紀述末事稍詳中疎略又閒與范書齟齬其書不爲世所  
重范氏則襲華嶠之舊傳中序事亦麤犗漏奪蓋嶠本經喪亂



不全范氏非勤學之人不復蒐羅遺文其所錄者止此爲可惜也然二百餘年之中變故頻仍國統屢絕亢龍仰息于闔尹晨雞出令于房闈異姓執太阿賈豎縮銀艾元老伏歐刀之誅直士糜鉤黨之禍凡堅冰之戒戎夫之聞可以亡國者靡不賅備終于天怒人怨沴作妖興戎裔蹂躪盜賊縱橫四百之運羸瘵如絲而斬焉觀其行事俾人震盪心魂痛纏寤寐范史義存實錄敘致卓犖較諸謝承等尙矣其獨傳于千百年非偶然也唐章懷太子集宮中學士爲之注雜出眾手故粹駁詳略不同自劉昭注本文士雖矜宏富殊無統貫于地理尤疏謬余少讀此書凡有指駁證佐輒細書疏記逮甲戌之歲馬齒四十益徵求羣書爲考訂名物通暢事理類書中所載諸家事迹有時代可仞者亦附入焉以補正張大安格希元等之譌缺其八志則貫

串古今分別事目粲然可數頗謂覃思凡四易彙成三十有四  
卷既聞同郡惠徵君亦補注此書彙本未刻者多藏書家靳不  
以示要諸各抒其所得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儻復並行識者  
自辨念歲月之勞聊復疏其緣起

三國志補註序

昔郝伯常憾陳壽之統魏閏蜀也更作續漢書以蜀上繼洛陽  
下開典午爲得其正以愚考之壽承晉武詔作此書晉受魏禪  
魏受漢禪壽爲晉史官安得黜魏而尊蜀哉其後孫盛習鑿齒  
調停其說以昭烈上繼孝獻而滅蜀之後爲開晉之初是非之  
公已見于晉人不待朱氏發其蘊伯常之書似可不作惟是六  
十年中將相名臣智謀勇功之人相望絡繹不惟啟王業圖伯  
功爲能也雖袁紹劉表敗喪之徒其腹心帷幄之士武力爪牙

之佐亦皆奇偉倜儻可喜可愕使人低徊俯仰而歎惜不能已  
壽實非才不能發微闡幽表彰懿烈俾英傑非常之材等于天  
采凡榮之凋悴此志士所以增歎後人所以不能厭心也就其  
所敘錄者亦復言不足志文不足言覽之闡然如朽腐之色誦  
之嚙然如隱謎之語欲幾望沈范不可得況可隄乎遷固之良  
才哉嘗取溫公通鑑觀之經溫公稍稍刪潤則義明辭達較其  
元文相遠什伯乃歎人不可以無才而作史者尤不可以無文  
非其人則將相名臣智勇倜儻之人不啻汨沒于糞土中耳裴  
松之爲注也意在補其褻脫斷爛士之沈落光耀飲恨終身如  
沮授田豐等得與郭嘉荀攸輩吐氣爭衡不以成敗譏彈無發  
秦無人之歎矣其語言去漢尙近迄今彌遠當時習爲固然而  
今不可曉者甚夥郡縣鎮戍之名僅見於一時名物訓詁之類



理絕于旁通此松之所闕而不容不補者也竊謂唐宋人無不通究三史義足相資故假彼證此無容註解自經義取士史漢皆束而不觀窮鄉曲校何知陳壽則安可絕智自私不爲之疏通發明乎于是爲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藏諸篋衍以備遺忘若夫博識通人固無取乎此爾嗟夫郝伯常之使于宋庶幾有王猛正朔之義焉天不佑宋生此巨姦上熒惑其孱主下挑禍于強鄰俾抱孤忠明智之士曾不得一申其喙抑闕幽囚羈迹江介者十六年迨天怒人怨厚毒自斃而投鞭斷流之勢不可復挽卒至輿櫬銜璧士民肝腦塗地豈非禍人爲禍事者使之哉伯常當悲憤無聊之時作此書延漢一綫之統豈無意于趙氏一綫之祀嗚呼可哀也夫

水經注疏證序



地理之學自晉裴秀摯虞擘畫益詳齊陸澄合山海以來一百六十家爲地理書梁任昉又增八十四家爲地記陳顧野王又合爲輿地志迄今無一存者其體例部分不可考獨酈氏之注水經脈山絡川巨細悉包道涂城郭準望分率粲若列眉祕文軼記隨事詮序旣精且博而巋然獨存于喪亂之世然後人亦鮮知愛重之唐杜君卿李宏憲拮據麤狃極口誣訕耳學者遂不復訾省僅與伽藍記齊民要術等備元魏一代之書而已時乃傳寫褫奪點黠猥雜益譌滋亂讀者不能終卷此朱氏謀埠所以爲之箋也其志乎古則勤矣猶未能循其條貫整齊修飾以裨學者先後泚筆之士無慮十數家或毛舉細故以夸其能或皮傅大略以名其學于此書之轆轤漫漶固熟視而無何也乾隆中戴氏震趙氏一清殆足名家戴氏之校善于推尋本文

知其前後倒置或羨或脫確然更定至專以今書易舊文漸以

胸臆改僻義如皋城之爲畢城酈注云皋畢字相似名與字乖

耳竟改畢爲皋則酈氏語已贅又欠水今蒙城芟河而改芟爲

艾了無可究又改肥水篇之杜叔寶爲趙叔寶而實未細考宋

書此類亦夥

詳在本卷

蓋其所短也趙氏釋之又爲刊誤廣徵泛引

不註不疏及其目睫之暗則仞原公水爲原過水以始興大江

爲大庾嶠水若此巨謬不可勝數

並詳本卷

且酈氏涉筆偶誤夫人

共知而趙之狙擊如深文之吏以發姦摘伏取辨蝨生于木而

還自食其木孔氏以譏劉光伯者類此又寰宇記雖係古書燕

雜已甚名勝志只出近代紕繆尤多而趙氏據彼所引篤信不

疑皆其蔽也愚竊謂酈氏所述山水于今諫焉可指者猶十得

五六奇聞逸事他書可稽者則十得七八其春秋戰國秦漢郡

縣訖南北幅員以今考之且十得八九此皆讀者所苦爲難而  
深願碩學先醒者有以導之戴氏未暇及此趙或寥然偶舉滔  
滔莽莽曾無司南余少讀此書罔有津涯長年綜覽羣籍稍通  
地理其山川郡縣得陵谷變遷之繇歷代割度之制證以專門  
名家之書同張守節引括地志之例終取信于本朝一統志四  
十卷中以今之地望準向之水道支流入大川大川又爲支流  
古通今塞昔在今徙散碎華離皆可提挈酈氏博物洽聞單辭  
微吐皆中書掌故亦略究所出名曰水經注疏證庶幾具臧旻  
之才佐其口陳手畫懷少文之志亦適其臥遊靜觀顛顛學子  
讀是書而擿埴索塗亦知有般若之眼焉國初廣陽劉獻廷嘗  
欲爲此而未聞傳書以今所作其旨趣異同不可知也索居無  
徒一二良友道阻且長不獲相示姑錄而藏之以俟好事者之



求也

文集

出母嫁母服議

出母之期絕於父也繼母嫁猶期者以其從之也杖期章不爲因母嫁立文譙周云据繼母嫁猶服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舊傳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子夏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繼母嫁何以期也貴終也注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循傳之說一則義斷於所生一則恩終於如母後儒以爲出母無服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與見嫁者異譙周吳商庾蔚之等皆持此論出母違於父固矣母而嫁盜猶有當於厥考心乎以此而衡其輕重則真溝猶之儒矣成洽難傳云經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



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矣崔凱則云出母嫁母之服皆  
据庶子不爲父後者按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非庶  
子此爲後者爲出母服也子思之母死于衛鄭云喪之禮如子  
孔氏世系惟子思一身此爲後者爲嫁母服也崔之說又徒佞  
於傳而非通制也嘗試論之出母嫁母均爲義絕然出者之情  
不由於已嫁者之義所可不爲古者出妻不必身犯惡逆淫污  
也脫如蒸梨拾棗之事爲子者不能諍父之失涕泣請還使覆  
載之恩偏有所闕又或歸宗之後夫已宴爾彼猶靡他子復有  
母母獨無子然則經制服以仲慈孝之私傳假辭以弛劬勞之  
報豈人情乎喪服小記同有是語要依仿乎傳而出之者袁準  
云爲父後猶服嫁母爲嫁母服獨不可爲出母服乎是則然矣  
若嫁母之服過厚非禮也過薄非情也

過厚者石渠議應三年  
唐天寶六年金大定八年

年皆詔令子  
服嫁母三年設令夫喪未除子在孩抱上不顧供養下不念繼

嗣弃暵日之誓爲悅己者容微獨繼母不制服韋玄成云王者  
不爲無義制禮宣帝避之是也抑使死者無同財之親凶人怨  
家甘心弱息挈孤而往事兼兩濟則繼父同居猶報以期微獨  
生母得終其恩射慈云就繼母之家爲廬是也馬融所云繼母  
爲父三年喪畢嫁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步熊等又謂繼母如  
母無問子之從與否皆服夫曰如母則固異於親母猶諸爲人  
後者曰若子則原非親子也又繼母畢喪而嫁此其進退之義  
當然於人子何與而強同於親母乎惟王肅謂從乎繼而寄育  
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此解經之勝于鄭者也或曰繼母嫁而不  
從與被出之適母繼母所後之母同灼然無服矣如親母嫁而  
己又爲人後則服否曰爲人後而降其父母不杖期此厭於本

宗之誼制不由於已也出母嫁母之服本不係于宗與父以爲  
母子無絕理從已所制仍爲杖期賀循云父在爲母厭尊屈從  
期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旣降義無再厭父不能禁子之不服出  
母則宗亦不能禁其服嫁母也母之名終不可沒則其服終無  
可減明矣又曰今雖無廟制然爲後之重亦有同於古者可比  
不服申心喪之制乎曰此唐宋之教人以僞也今人有子貢之  
情者乎古之杖期有變除有廬次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故  
雖期喪以爲重且難今則居處衣服無異於人何害於常行之  
事欲并沒其區區之文哉果能事事如禮或有礙而不得申其  
志則如劉智釋疑云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訖葬卒哭  
除踰月祭可也

妻爲夫之兄弟服議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其爲服也甚明子夏於大功章慄然持無服之說以亢鋸人鄭氏因之於此經下不置一辭賈公彥遂謂夫之從母之類敖繼公又以祖父母當之夫經文曰兄弟而以名類懸絕者比擬不幾于瞽論哉尋經上下於娣姒婦固小功矣于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又總矣婦人爲夫家服皆視乎夫而爲之有如之者昆弟之子是也有降之者舅姑是也未有無所從無所降憑空而爲之小功與總者然則于夫之昆弟必大功也娣姒始爲小功夫夫之從父昆弟必小功也同堂娣姒始爲總此禮意相生不離其本者也然則大功章何以遺之曰經于類推而從略者多矣有曾祖之齋衰三月而無高祖得謂高祖無服乎有庶孫之婦總而無適孫之婦小功得謂適孫之婦無服乎彼謂兄弟之妻嫌疑可畏欲使生不相聞死



不相哀則子思於嫂不應爲位哭踊也無服者不爲位也大傳

服問皆謂從無服而有服者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以外

祖父母從母孔疏復引此降一等之文謂外兄弟總則妻無服于夫之外兄弟則眞路人矣孰

與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總麻之

制不亦慎哉竊念禮文散佚諸儒傳說丁世衰俗敝不免以習

聞私意竄其間然攷諸正經處實不疑徵諸傳記牴牾不合千

載下議禮家自蔣濟成粲外猶膠固不化寧信傳注而敢蔑經

典斯惑之甚者也原夫聖人之制禮因人本有之情而道之莫

可效其愛敬莫可罄其哀慕則有事親敬長之禮吉凶喪祭之

儀所以厭飮人心而使之鼓舞浹洽者也後賢之議禮則逆揣

其非意之事設以不敢不得之科多方以誤之使人煩懣憤眩

愧恨之意生而扞格之蔽深蓋大亂之極上烝下報殺逆奪攘

廉恥破壞而無所止惓惓之意操之不能不蹙也然厚薄之旨懸矣嗚呼此非賢者之過也因乎世變而不自持者也合經與傳觀之於時會之升降盛衰其亦可觀矣夫

余旣作此議深恐守文之士以爲背先儒違傳訓指而詬病及見鄞人萬斯同亦有此論云賈氏以從母當之不得已而強爲之解也從母之類可稱之爲兄弟乎旣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眞解頤妙語也惟言從上世以來嫂叔原未嘗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故不直筆之經而但附著之于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云云此則因經無明文不免首鼠兩端徒爲發難者示一隙不若鄙見之堅確也特附識之

父爲長子三年辨

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先王制此重服而人情不以爲拂者以其宗子之重也庶子雖自有其小宗然五世則遷于上不爲正體于下不爲傳重則其長子不得比於宗子不爲三年也何疑傳所云不繼祖者非高曾以下之祖乃指別子爲祖也大宗之重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其義隆其統尊故父之服斬公義也爲祖也漢戴聖聞人漢云爲長子斬者以其五代爲之嫡此固深知禮意也必云五代之適舉其世數以異於彼之五世則遷要諸適適相承無他道矣雷次宗云父子一體而長適獨正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凌天地混尊親也雷氏言此其譏切魏晉諸儒之意深矣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不繼禰則益明其不繼祖義實相兼



非有兩事而鄭釋之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自後諸  
儒循鄭不必五世之說謂己身繼祖統長子四世者虞喜賀循  
庾蔚之等主之孔穎達賈公彥義疏從之庾氏云用恩則禰重  
用義則祖重故必已承二重而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  
子斬此一說也鄭注喪服傳又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  
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鄭以共廟遷就爲父後之說譙周劉  
智等主之五經然否曰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爲繼祖此  
又一說也二義同出於鄭而近之述者皆主繼禰爲斷且斷斷  
曰繼禰而不遂服是不知有父嗚呼謂知有父而可不明其宗  
哉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故庶子不祭祖若循繼禰  
之說與人人得爲長子三年者相去一閒耳此尤害於義者也  
我謂喪服之制聖人合尊親貴貴之義而準乎厚薄所不容已



有不得不降卽有不能不加隆其爲長子三年豈不以先祖之爵邑此子承之先祖之廟祧此子奉之溘焉朝露先緒茫然喪予之痛異於常情緣情起義視之若君與父之重而無嫌故宗子死絕族皆爲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之尊不敢降禮固有稱其厚者也如其貴非世祿廟非不毀泛然曰繼祖也會不思其祖爲親盡則毀之祖而欲使其父爲祖屈於子斬焉衰絰可乎如必以小宗之長子宜重何以四世之宗僅服其本服不爲之齊衰哉故得而通之曰禮有繼禰小宗子若孫與其支庶奉之是固有宗之名宗之實不必待執長子三年而始爲兼有名實也傳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非賤庶子于其長子正以長子不可比于宗子之重耳夫若是亦可以恍然悟矣曰庶子爲大宗後如何曰是已上繼乎祖當傳重於長子何得如庶子之舊孔

賈所云體而不正雖傳重不得三年者謂所後服爲後之人耳  
晉博士杜瑗云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非並存之稱也其後  
也因不可以絕而嗣豈復有下流之得服哉孔賈之言不亦贅  
乎西京石渠議去古未遠惜其於此言之不詳遂爲異論所掩  
若敖繼公刺傳記爲誤創庶子得爲長子三年之說是固與其  
論夫宜爲妻齊衰三年比類而妄者也何足與之辨

諸侯之臣爲天子辨

按國君服斬者其臣從服期爲君之父母長子祖父母是也諸  
侯之於天子斬衰其制雖重要以義服臣從君當量減故有總  
衰之章旣葬而除之期夫德位并崇薄海臣妾當其崩隕神人  
胥恫第以分有貴賤恩有淺深故服有隆殺降爲總衰不敢並  
于君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盟而用賓一命以上莫非天子

之賜豈若衰亂之後爵人刑人一不關於王朝而大夫遂忘乎  
天子哉然則其服之之義非徒以接見之私燕饗之惠而制之  
可知也傳所謂以時接見於天子備一說爾賈氏疏之遂謂大  
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士不接見亦無服服非通行之服大夫  
爲不盡然之大夫一若禮經之惑人非傳無以析之者并非傳  
者之意矣蓋春秋時天王崩諸侯皆闕臣禮不廢朝會燕好之  
事度其君未必肯執斬衰之喪則其臣於總衰之廢也亦久惟  
共喪會葬如叔孫得臣印段者不得不服其服以卒事俗師傳  
誤遂謂惟接見者服之爾藉如賈說諸侯哭於朝羣臣陪位吉  
凶參錯又有遠國小侯其臣全未接見則斬衰以外竟無一人  
將爲至尊如朋友加麻乎抑儼然朝服以卽事也不亦甚舛繆  
而無所據歟吳射慈云諸侯大夫出有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



言時見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可謂善通彼我之懷者矣

弔生不及哀解

既夕禮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未殯之前弔弔死者也反而亡焉則傷之甚也賓之弔弔生者也送賓就次猶朝夕哭此朝夕哭仍在殯宮阼階下注云啟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疏云如士喪禮朝夕哭位也喪服哭晝夜無時疏云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及哀至則哭二無時惟既練不朝夕哭外寢思憶乃哭亦為無時之哭

此條無時哭疏

云在廬中誤

然則卒哭祭者所以節無時之哭其前皆哀之至也傳

所謂弔生及哀者如此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



受衰裳七升冠八升此進退之序也所謂既葬變麻服葛者虞禮尸出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其變麻葛服只是男易經帶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耳既練服七升之衰男子除首經存葛帶婦人除要麻存葛經至大祥祭行乃焚經杖服縞冠素衣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諸侯已上豈得既葬無哭便除纓哉杜預欲迎合晉武使太子薄其母喪其可誣聖經乎段暢之議亦良拙矣特舉此俾讀左傳者毋爲所惑焉

### 先配而後祖解

按甲辰至甲寅挾日耳自鄭逆自陳歸四百里而近往來旬日之內計造境請命又須宿留則奠鴈當楣卽授綏曲顧其百兩以迓百兩以將者豈弟絡繹不爲貳室之館明矣左氏故詳其日於入鄭後著先配後祖之譏爲解故者迄無折衷賈逵以禮

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眾謂配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

康成以祖爲較循賈之意惑於季文子如宋致女

服虔云如宋致女謂成昏

穀梁傳謂以我盡之也義然穀梁只謂逆者微故致女譏宋之不親逆魯之代其厚耳就如徐邈之說宋公不親迎故伯姬不

順爲夫婦則三月未成昏特伯姬一人不可以概論也不知賈

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之抑衽奧而不說纓也若謂大

夫以上與士異

曾子問正義

經典無文以明之夫配匹也緣其作配

故合昏共牢以親之妃匹偕老則祭于室亦謂之配不可以一

嘗同食爲配也鄭眾之說於是詭矣後鄭以爲道祭全乖左氏

固不必論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昏禮自下達女氏皆

於廟則父之醮子有不於廟乎其遣之有不告廟者乎貴爲國

君世子且爲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

鄭必灼然于耳目者乃嗟咨于誣祖耳胡爲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絕而待鍼子之定論也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假謂忽也世子以聘禮推之使者之出朝服釋幣於禰其歸不脫朝服至於禰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况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于適而借跬步之勞于祖已卽安伉儷焉是爲誣其祖也鍼子曰不爲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 大夫宗婦覲解

周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文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



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者也又有外親之婦通得外宗之稱服  
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覲謂同姓大夫之  
妻見小君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執質也古於夫婦惟祭祀有  
共事祖禰之義得有繼獻致爵之禮然一於房一於室猶嚴乘  
行匹處之戒婦之見於舅姑亦家人禮之近者矣然舅席於阼  
姑席於房外南面子不並婦而贊舅姑不同席而饋禮意曉然  
可知彼于夫人豈得同贊並見若世俗委巷之昏嫁哉循傳文  
僅言宗婦用幣非禮無大夫見夫人之文而杜預曲成其鄙說  
謂不言大夫舉非常之事孰有過於合耦而見夫人者御孫譏  
男女同贊直謂婦人用男子之贊無致虔之義有外事之干用  
非其器是男女無別耳杜自昧御孫之旨豈可以之誣經傳哉  
穀梁傳謂無大夫見夫人禮然同姓諸侯后與夫人尙得獻享



則同姓大夫亦得奉饗進謁可知容大夫自以幣覲夫人但非此經所書耳穀梁之言非爲通論

用致夫人辨

左氏之言信而有徵固然然以禘大廟致夫人爲哀姜則竊有疑也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彼犯鳥獸之行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且殺之者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覲然配食先君於齊桓之心必不慊而謹於事齊之僖公必不出此就令僖公忘國危之恥媚淫昏之鬼則請葬時卽已致之不待八年之久而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成風也妾不得與祭尊成風爲將來之配食故致成風爲此日之內主成風之正其爲夫人由此禘也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疑舅歿姑老傳家事於婦雖始適夫人在宗廟之祭嗣

君與其妻爲之僖公欲尊成風何須假禘祭而致之乎曰喪禮  
謂主人者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妻於喪次爲主婦則  
祭祀爲主婦可知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以  
薦獻之事合族之誼不在其母也賈公彥曰母年七十已上宗  
子之妻與祭則族人固爲之服此亦準量人情七十之年必篤  
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其失惟妾爲夫人之事明  
于祭其母得爲之也公羊以僖公娶楚女又以齊媵爲夫人與  
春秋緯說相表裏本自無稽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  
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明德之胄貴族之耦  
典禮昭然魯與楚媾非異姓族醜蠻荆雖橫江漢之間尙無係  
援之慕必不以其女共承宗廟又齊與楚臭味差池猜嫌方構  
楚卽嫁女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徵諸事理極易曉俗儒守一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五  
空而不察耳權氏又以夫人爲文姜此又不足辨也

妾母不得爲夫人論

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按不杖期章爲君之母期曰非夫人無服則羣臣不以夫人禮禮之也曰近臣惟君所服明君非三年服君又不以夫人禮禮也何也傳重于先君也妾母爲夫人母不加尊敢以夫人禮禮也何也傳重于先君也妾母爲夫人母不加尊父屈於齊矣鄭注曾子問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庶子王爲其母此禮之正也鄭以禮無承重爲妾母服之義據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明之也若緣公羊母以子貴之說則庶子爲父後者何故降其母總若遵爲後厭屈之禮則社稷宗廟之主豈不所傳彌重然則練冠麻衣附於公子爲其母之例無可疑也又不可尊同於適而猶以妾母服服之也春秋時諸侯專

恣禮樂征伐之大者皆不可復問緣骨肉之愛隆其所生未遽  
爲誅絕之罪豈便謂之禮哉春秋書之以爲彼旣違禮而成之  
夫人成之小君穀梁傳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  
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此孔子之意也定姒之薨季文子喪  
之不反哭不殯廟不設屬裨季文子忠於君者也非弱其君以  
禮固如是耳文子所行禮之正也匠慶所爭俗之變也鄭服問  
注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皇侃不達大義遂謂適小君歿則  
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不知鄭之言此正爲公羊說云  
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適也下堂稱夫人  
尊于國也儼然爲適庶並尊之倡故鄭破之耳夫死其適母是  
死其先君也可乎哉自公羊之邪說行杜預輩傳會以趨世後  
代循之則一太后一太妃矣以爲不足則兩宮並尊又有未嫌



乃多行無禮如周貴妃之於錢皇后焉大防一墮人心亦何所  
不至嗚呼其禍則俗儒之長之也

既獻召悼子及旅召公鉏考

按鄉射禮主人獻眾賓後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  
降眾賓皆降席於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  
去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其燕禮司宮筵賓於戶東西上無  
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故舉觶後主人獻卿卿辭重席此之  
辭重席以辟君明卿當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正其爲卿適  
從卿禮也其席當繼賓席而東等於冠者之醴隆于嗣子之舉  
奠古者立適之禮可知其大概矣按鄉飲酒賓席牖前南面席  
眾賓于賓席之西尊于賓席之東房戶間席與尊皆南面則設  
席者酌尊者皆北面矣士冠禮云再醮攝酒有司徹云司宮攝

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此新之之意也絜之者所謂執  
爨者反爨也其盥洗實爵如賓禮可知鄉飲酒記云凡旅不洗  
則舉觶後當獻者皆洗也旅者按鄉飲酒禮主人酬介之後司  
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云介酬眾賓眾賓又以次序相酬則  
旅酬也又燕禮卿大夫皆說屨就席主人乃獻士於西階上所  
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臧紇以士禮待公鉏故於其時召  
之鄉飲酒記云既旅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士非特不席於  
堂其尊亦非房戶之尊燕禮所謂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園壺是  
也與之齒者齒於子姓兄弟之間非齒於悼子也以特牲饋食  
禮知之彼設堂下尊之後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公  
鉏正彼舉觶之時知其所齒在庭中也悼子之席在堂上獻於  
席前拜於西階上若士若眾賓長若長兄弟皆獻於兩階設薦

于庭中公鉏安得遙與悼子爲齒乎杜預撥弃經禮宜其空疎  
臆測孔氏於此亦了無疏證故附禮文爲之考俾知禮非虛設  
傳非空言也

書陳祥道禮書後

記曰無輕議禮禮非聖人不能作非大賢不能述作之述之非  
後世幹材所敢望也鄭君生乎壞缺伯駁之世而錯綜貫通經  
傳之旨發明賅備其亦幾于述之者與嗣後俊髦鵲起莫不如  
其能欲奪其席卒諸精奧者不能出乎範圍而紛然異論不能  
自立終至廢佚亦足以鑒之矣具誠慤之性俯而就之往往專  
門名家爲世稱道若賀循之喪服崔靈恩之義宗聶崇義之禮  
圖雖精粗不同要徒得其支節者也亦足以明之矣杜佑之序  
通典古今禮居全書之半然則文質該洽矣猶曰通典所纂集

或泛在沿革或博采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彼誠不欺于中後人彌服其爲知言耳宋元祐閒陳祥道進禮書一百五十卷其部分原本聶氏其意乃欲成一家言則曰形名度數必辨其制道德仁義必發其蘊迹其言殆于無豪易高者邪是豈易言哉究觀其書既不詳沿革之制異同之論于經傳大義已明不俟贅述者輒喋喋絮煩于傳注不審其本末橫加訾毀于義疏并沒其指歸但供嗤點善則攘諸己惡則推諸人譬則蠱生于木而還自食其木此亦先儒所無如何然後有能讀經史傳記者未可欺也其于典故則雜陳而意遺之若舉子之對策未能分明而但求炫目陳暘之樂書亦然自昔史志最下者若魏收宋濂之于拓跋蒙古亦無此體例也彼其兄弟造作欺妄居然以禮樂自命要而論之所誇形名度數



卽古人之唾餘直屋下架屋耳所誇道德仁義則新經之流毒  
直帖括腐語耳其甚謬者乃謂庶子王得立其所生之廟虞書  
禋于六宗爲一祖二宗以證七廟五年禘祭並祀祖之自出羣  
小祀備五齊三酒此類甚多至于先儒之言班馬之史未能記  
誦數典便差論其所著何敢望杜佑之博尙不如聶氏之墨守  
注疏猶有家法但禮家之卮言衍義豈可貿然自號爲禮書哉  
慨自風會日薄稍知握管便欲孤行有宋升降之故可言也其  
著書之人可舉也劉氏學博辨給作七經小傳指前賢過誤固  
有當者然後生倂規裂矩者鄉風矣王氏新經盛行而小知小  
慧中于骨髓則陳祥道之徒羣起矣鄭樵羅泌等跳梁妄作剽  
竊于晻昧震驚于稠人者比比也始也詆及傳注繼則毀加聖  
經始也陽奉經以排傳注繼則割裂經以就私撰天下紛紛正

坐一二妄庸無恥者爲巨魁耳余嘗謂宋人好撰述除通鑑通考二書外無一足觀者王伯厚沾沾掇拾雖無損于道而餽餉伎倆非作手也若陳祥道之書何足數哉余旣摘其尤紕繆者數十事因書于後云

惠氏左傳補注序

左傳補注十卷吳徵士惠棟所撰也欽韓旣得而觀之遂書其後曰道有汙隆則禮爲之變夫子作春秋使紀事不失其實以補禮之窮維世之具如是而已左氏作傳略舉凡例而詳于言禮至于升降揖讓尊俎邊豆之間曰是儀也非禮配已若左氏者其深知文武周公致太平之道矣例不可以概論禮則是非兩端萬變不窮後之學者舍禮而言春秋于是以春秋爲刑書以書法爲司空城旦之科紛紜鞿鞢踴步荆棘大率尾牽皮傅

以自完其例而聖人經世之法爲其汨沒自俗學衡流委巷之  
間同邪之見向壁虛造依草附木其害甚于莊周墨翟之獨鳴  
其弔詭也加何休之徒攘袂決皆益張條例膠詐譎摛如酷吏  
之羅織使觀者瞠眩頓愍而不逞益引于鬼叢虺坦而不得隙  
照毒焰披猖與漢終始諸儒之通古學功于廓清摧陷勤矣然  
訾俗學之例而復創其例是以新莽之六筦易鞅斯之牛毛均  
諸駁亂而未爲混一也杜氏創短喪之說于晉帝故其集解始  
終傳會而左氏與禮經相輔日月昭昭爲其掩蝕此又經術之  
蠹也崔靈恩衛冀隆之難劉光伯之規作義疏者雖置三尺喙  
何能爲之解特憾攻者猶未中其心腹之疾爾考隋唐經籍志  
爲左氏學無慮數十家今皆不可見啖趙鑿空言春秋至宋儒  
並竊公羊之故智以哆口高論無足道已顧氏作補正膚淺不



逮所望惠氏爲此書自云承家學已四世吳中治經者未有過于惠氏也其書宜可觀而惠氏篤信穀梁穀梁固稍踰公羊然繪子遇防衛輒距父類者數十條正是始師互相窺伺通演其說而免郊之牛乃衣以玄纁吾不知其何禮也惠氏信之過矣又沾沾于聲音文字閒弋獲公羊持兩歧之見不足爲專門之學故其補拾不過旁采服劉未能自立長義以盡抉杜預之謬然其讀書之法諸子百家皆可爲經傳佐證訓故爾雅有高誘楊倞之風學者抱空文而心源若睥井觀于此則知所以救貧之方矣

劉文淇左傳疏考證序

義疏之學六朝尙矣百川並流盡以唐人正義爲壑谷迄今惟皇氏一家傳自海島眞贗莫辨其他則姓名僅見條貫無存若



二劉之于詩書左傳皇熊之于禮記所載較多然揜其菁華訾其糟粕弃其弁髦淪于朽蠹豈不甚可惋惜哉初唐之世碩儒凋盡詞藝盛行故瀛洲觴詠彌覺風流容臺講論便成鄙倍孔沖遠等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昏髦之年應刪述之任觀其尙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復廢服義尤專護前非自阿私好攻擊鄭服不遺餘力而杜氏之學顯然窮屈者不容置喙于是崔靈恩衛萇隆劉光伯等讜言新義或不挂于齒頰或顯肆其雌黃加之坐糜官稟愧少發明且吹毛求疵剝肉爲創掇其所駁之短以誣彼短襲其所解之長以矜己長篇幅之內割裂顛倒剽竊搏揜豈惟范氏襲華嶠之書實同師古攘漢書之解至馬嘉運等所糾摭永徽中所增損不過因疵謬難掩稍用文飾何能有加于貞觀何嘗有諍于沖遠乃覲

然居其名爲絕智之學以昧天下之目錮學者之聰豈非儒林中之恨事哉吾友劉子孟瞻慨然發憤暇乃博究經史檢尋文句得其脈絡之隔闕枝葉之萃尊前後之不相稱新故之不能掩其聰明辨決若易牙之嘗水庖丁之解牛夫乃投隙抵巇顯豁呈露未去葛龔之姓名已詭法盛之撰述而沈之義略劉之述義隱然若古碑之洗剔至冲遠等竄定之小智乾沒之鄙心其亦難逃于然犀之照也已余嘗泛濫于宋人之學見陳祥道鄭樵之徒其攻擊鄭孔之所駁其引伸己義卽亦鄭孔之定論哆然笑之此其圖回鈔略之技卽效法唐人常恨天壤閒實事求是之志甚博且勤觀此所著所謂象之一牙鳳之一毛足知其非凡品他日必能發揮先儒之蘊啟牖後生之智余又樂俟其成書也

其數與劉孟瞻書

孟瞻足下惠書拳拳雅意勤屬死灰欲然不佞少壯時亦欲希  
風行竹帛並角英俊既伏處家巷遂爾闊絕及來窮山如入蠻  
左似人者喜思與足下及慎伯諸君宏度高論揚推古今發揮  
經史莊諧雜陳引觴稱快何可得乎近日工夫想益茂密承云  
讀通鑑第二過猶不能記憶益歎歷甘苦不欺人之學也但孰  
復而深思之總其治亂興亡賢姦消長之故究溫公平日言不  
用而身退發憤爲此冀人君感悟之大旨神宗置此書于睿思  
殿朝夕省覽追思安  
石之誤有意用  
公與呂晦書次則參究形勢戰勝攻取之術又觀其刪潤史  
文光景一新可以通達事理若遺文軼事姓名瑣瑣雖撰述者  
猶不能枚舉前輩適夸記聞之敏而已非通人所尙也新舊唐  
書異同優劣不佞亦頗多疏記不暇卒業大約舊書之長能謹

守史館之成書自開成以溯開元歷代通才碩學所修撰文順  
辭達有聲有色本無庸改作宋子京妄人乃欲以箴劄小材破  
碎鉅製涂抹青紅顛倒錦褐蜚喉刺眼彌形醜拙遂使詔誥之  
文無一完備奏疏之條有綱無目刺取小說罣一漏萬此不足  
論矣歐陽後入史局麻志成於劉義叟世系表假于呂夏卿洵  
有可觀他則疎謬難數矣禮志起訖咨嗟歎息中取開元儀注  
填塞于沿革制度儒官疏議皆芟落無存藉非通典會要册府  
元龜議禮部及舊禮儀志粲然備列得以稽考不幾盲聾學者之  
耳目乎選舉百官凌躐倒置如開元禮三禮諸科吏部兵部常  
調齋郎冬薦之制俱不敘侍中中書合本正三品爲兩省長官  
故以他官參預機務者謂之同中書門下三品大麻以後始升  
爲二品新志直云二品則前此制度不幾紊乎諫議大夫與給



事舍人並正五品上大厯二年中書門下侍郎並升正三品兩省遂無四品官會昌二年從牛僧孺等奏升爲正四品下新志直云中書門下侍郎正三品諫議大夫正四品下又十六衛本無上將軍舊志于十六衛惟列大將軍而于後總舉貞元二年九月添設之勅史家體例之慎也新志直冠上將軍從二品于大將軍上新志敘左春坊庶子云凡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考六典云凡令書下于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啟以畫諾亦猶門下省覆奏然後畫可也會要貞觀十九年詔皇太子凡處分論事之書太子並畫諾左右庶子已下著姓名奉行則畫諾者皇太子非庶子等官玉海亦承新志之誤食貨志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

銀十四兩謂之調按通典會要陸宣公奏議舊唐志並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則隨鄉所出歲輸絹絕綾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通典所言尤爲明了云絹絕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絕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此卽有蠶之鄉或絹或絕每家只取二丈及三兩綿也新志混而一之馬端臨疑爲太重今細尋其意不過謂無粟者以稻三石當粟二石無絹絕者以麻布當絹絕修不顧體例掉弄筆端使人不辨耳其云非蠶鄉輸銀十四兩攷唐制錢不踰嶺而南銀不用嶺以北或蠻俛所出妄爲附益其敘鹽課錢法尤雜亂無次若無冊府等書相證不能得其頭緒號爲良史麤沾如此緣歐陽少習詩賦本無學術中從尹師魯學古文目短視性不耐記誦見聞不及二劉之半故試手多舛足下猶以

史筆謹嚴推之未免震秦之餘威也竊以爲一代信史先務明白詳贍而後求其文章議論故三長不可缺一尤不宜付諸文士之手彼欲借題馳騁則如歐宋之弊反不若拙者之謹守故紙也舊唐紀雖病其煩然元和以後號令文章粲若星羅以視新紀其有無孰輕孰重乎不佞十餘年來得失自知所恨不能厯算至此輒憤憤其他事理皆能根究所著漢書疏證左傳補注水經注疏證昌黎半山二集注三國志補注范石湖集注駁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皆攻故記之謬發新聞之祕非好與昔人索鬪也理之所在耳大著容破一月之功爲足下贊述尊舅爲劉逢祿輩所誤溺于公羊獨足下餘波不染誠爲卓犖稍有異同不妨相參

答許鳧舟問庶母祖庶母服書

承問嫁朱氏妹生母足下疑其服輕重并弟之子爲祖庶母服若何者敢以禮經言之按總三月章士爲庶母傳曰何其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傳言大夫無服者以士無降大夫有降不服也禮無庶人者以庶人無妾也有妾則同于士之服億可知也唐會要顯慶二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庶母古禮總麻新禮無服請依典故爲服總麻制從之蓋始之無服援大夫不服之例自貴以概諸賤也洎無忌等重定則統貴賤皆服無間士與大夫自此以迄於明上下無異辭矣經又有貴人之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以無父命故不得同于慈母自以私恩隆之鄭君云父歿則不服以傳重主祀不可用私恩廢尊者之祭也今則素非慈已又父已歿不得援此爲證也明太祖以孫貴妃之薨強懿文太子服齊衰期命吳王櫛服慈母斬衰



三年別撰孝慈錄頌天下迄今循之天子之子比於士禮又加  
隆焉以衽席之寵令其子服非禮之服由是適子眾子爲其母  
皆斬爲庶母皆期變古亂常盜可訓歟然今制雖服庶母期律  
內止稱父妾不在期親尊長之限則亦知其過情之禮不全同  
于正服矣今士庶之家或從禮或從律隨人情之便足下若以  
方承歡膝下則從乎禮而服總其孰訾之至於己子若昆弟子  
本無庶祖母之名何由而制服庶祖母者從乎父之生母而言  
之也在禮無服穀梁傳云庶子爲母築宮別廟也梁  
代名小廟於子祭于  
孫止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祭尙不行況爲之服  
乎庶祖母且無服況伯叔姑之生母乎惟開寶禮有爲父所生  
庶母期宋史禮志禮官言五服年月敕曰齊衰不杖期爲祖父  
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爲祖後者不服此則與通典所

載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己不得服祖庶母也父不承重己得爲祖庶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其說同蓋自宋始著于敕令近情而不悖于禮可行者也非父之生母稽經誼史無一可據則無此名無此服亦彰彰矣來諭云汪鈍翁喪服考當依庶母例服期家內適無鈍翁全集撿堯峯文鈔無是說再尋徐氏讀禮通考亦無其說然有疑似者不可不辨喪服小記云爲慈母後三年則子姓爲祖庶母後期年蓋古者位爲大夫己不得主庶母喪此庶母又嘗慈己者故命其子爲後爲之期非此故也不在服內小記特記其異爾今也身豈患夫不得主喪歟亡者曾慈己焉歟抑嘗命其子爲之後歟有能博舉禮文者不得援此爲難矣國初人於經術至淺而厭故喜新蔑弃先儒最爲無法然鈍翁猶不敢作是說蓋傳訛於父之生母耳

不則今市井小人假若說以愚其子姓以隆其所生不足致疑也堯峯文鈔第七卷有庶祖母一條云或問庶祖母何服曰其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律文服庶母期無庶祖母服者何歟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爲之袒免可也今按堯峯所指卽服庶母者之子言庶祖母非也爲之袒免亦亡于禮者之禮也足下仿而行之可乎若欽韓守經而已不知其他

### 附錄

先生曰高宗纂修三禮望溪以老師宿儒主其事是時古學方興吾吳惠氏與從祖果堂先生皆習漢書而堅護宋元之說一從其章句鄭義欲起而復廢不能仰副聖主好古求是之意

陸答

先生所注書先寫於書之上下左右幾無閒隙乃錄爲初稿久之增刪復錄爲再稿每一書成稿凡三四易他若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今石齋編隨手糾繆積成卷帙凡所著述幾四五百萬言又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爲若干卷較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英悉萃焉其幼學堂詩文集屠

孟昭爲之刊行

王澐撰墓志銘

先生之歿也家無餘財不克葬者十年毛生甫慨然歎曰天下有讀破萬卷著書滿家之士而忍其不歸於土乎會生甫之友郁泰峯好古有義行聞之助以葬資乃共謀以遺槩歸於郁氏

同上

劉孟瞻曰左氏之義爲杜征南剝蝕已久先生披雲撥霧令從學之士復覩白日其功盛矣洪稚存左傳詁於杜氏勦襲賈服



者條舉件繫然猶苦未全文洪竊不自量為左氏疏證疏中所

載尊著十取其六近今為左氏之學未有踰先生者劉文淇與先生書

包慎伯曰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氏與君並世則錢曉徵窮探

羣籍刊落疏通大都精當君博聞兼綜同符顧錢學問之道務

多則龐雜無紀而非所以語於沈君也包世臣撰行狀

小宛交游

黃先生丕烈別見思適學案

陳先生用光別見惜抱學案

吳先生德旋別見惜抱學案

阮先生元別為儀徵學案

汪先生喜孫別見容甫學案

劉先生文淇別為孟瞻學案

陸先生繼輅 別見子居學案

張先生琦 別見茗柯學案

董先生士錫 別見茗柯學案

李先生兆洛 別為養一學案

包先生世臣 別為安吳學案

周先生濟 別見安吳學案

宋先生翔鳳 別見方耕學案

郭先生麇

郭麇字祥伯號頻伽吳江人諸生少有神童之目家貧客游文  
采照耀江淮閒嘗病潘昂霄金石例止取韓柳二家因取洪氏  
隸釋條分縷析閒以後人祖述之繇附識於後為金石例補二  
卷詩初學李長吉沈下賢稍變而入於蘇黃詞尤清婉穎異具

宋人正音嘗仿表聖詩品撰詞品十二則深得三昧古文亦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律著有靈芬館詩初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四卷四集十二卷續集八卷雜著二卷雜著續編四卷江行日記一卷樗園消夏錄三卷靈芬館詩話十二卷續詩話六卷蘅夢詞浮眉樓詞懺餘綺語各二卷道光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傳

### 金石例補序

金石之有例自潘景梁始其括例止取韓柳二家明王止仲推而廣之以唐宋十五家之文爲準而斷以己意本朝黃梨洲爲金石要例補潘氏之闕其言體要亦備是已朱錫鬯檢討嘗言碑誌始於東漢欲取洪氏隸釋隸續臚列其體製以補三家之例而未及爲麇質性禱昧問學荒落然竊嘗有意於碑版之文

以爲泥於例則官府吏胥之文移也不知例則鄉農村學究之  
論說也顧旣以爲有例則必從其朔東漢其鼻祖矣輒不自揆  
取洪氏之書爲之條分而縷析之閒以後人祖述之繇附識於  
後魏晉六朝上承漢氏而下啟唐人者也其有可采亦著於篇  
而唐人不及焉爲金石例補二卷插架寡陋遺漏疏略所在多  
有幸同志有以正之助之云爾



